

枕上晨钟

不睡居士编

第一回惜娇儿引虎入穴

第二回爱才郎小凤施情

第三回听谗言至戚分颜

第四回受污玷弃家远出

第五回富御史豁救异乡冤

第六回刁奴才暗构灭门祸

第七回遇飞殃烈妇誓节

第八回探消息书生投网

第九回脱天罗奇逢患难

第十回陷黑狱卖女求生

第十一回史世无一见识奇货

第十二回富廷伟半夜诉衷情

第十三回金遇奇弃邪归正

第十四回王巡抚灭寇成功

第十五回春闱得意偿书债

第十六回旅店萍逢了宿缘

第十七回获盗印报冤雪恨

第十八回聚骨肉衣锦还乡

第一回惜娇儿引虎入穴

诗曰：

识人容易识心难，鱼目珠真混满盘，

错认巨憨当辅弼，误将顽石作琅玕。

处世尽凭欺世法，千人唯有媚人丹，

只因俗尚皆浇薄，致令妖魔易入奸。

这一首诗，是说世上知人甚难，辨心不易。天下的奇珍玩器，定有人识得真假，辨出高低；独有人之善恶、美妍，却一时识辨不出来，全仗这些明眸具眼去识辨他。然好人极是易识，恶人却是难辨，这是何缘故？只因那好人处己接物，件件循理，事事合情，自始至终，表里如一，有何难识！至若那恶人心事，大概俱深一层，大怒不怒，大喜不喜，待人个个是心腹，口里说的是道理，心里存的却是满腔蛇蝎；当面甜言蜜语，背地使尽计谋。总之句句假话，件件虚情，令人不能窥测。这种人却有个比方他。譬如青楼妓者，来往的孤老，那一个不赠他几句山盟海誓，无一个不待他似膝如胶，那段恩情，比夫妇更胜十倍。岂知猫儿哭鼠，无非是假慈悲，哄钱的法儿，使人迷而不悟，陷入其

网！大则丧身，小则破家，直至知觉，悔之晚矣！但据我看来，也与此辈无异，究竟还是自己没见识，所以受其笼络。虽说恶人难辨，然终虽有个辨处。要知天之赋形于人，原有善恶之分，恶人自有一种凶恶之貌，所谓成于中、形于外。只是愚昧之人，听了他口内那几句好话，反道是老天不公道，这样好人，生他这般凶相，未免以为有屈。岂知老天原是至公无私，人自不识。正如西子之美，随你蒙垢他，那一种丰姿自在。无盐之丑，纵使装尽脂粉，终不能增其妍，这是一定之理。所以说，知人甚难，只要人细细察辨耳。古诗说得好：
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
假使当年身俱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！

如今且说一位缙绅，也因一时迷惑，误用一个人，后来家破人离，许多颠沛，说来醒一睡么。那一桩事，出在明朝正德年间。江南镇江府丹徒县有个乡绅，姓富名珩，字珍卿。甲科出身，世居南门内。累代簪缨，家资巨富，年将五十，曾任京畿御史，致仕在家。为人仁慈忠厚、好善乐施，只是一味姑息，有些无定识。夫人黄氏，族亦名门，却年小富公三岁。自从二十五岁上，生了一位小姐，并无二胎。那小姐乳名琼姐，年方十九岁，生得娇媚如花，端庄静淑，夫妇珍惜如宝。因无子嗣，故舍不得嫁出去。偶有窗友钟贡生的儿子，生得颖秀出群，单名奇，表字倬然，与小姐同庚，十四岁入泮，阖郡名誉蔚然。富公爱他才貌，且系素交子侄，遂留联姻。不意联姻之后，不及二年，钟贡生（夫妇）相继而亡，家道寒素。富公即将倬然入赘，与小姐成亲，待之有如己子。

那倬然不但才高，亦且为人豪旷，磊落刚直不谀。只是少年老成，豪旷之中，又带些耿介之性，不肯同污流俗，趋势附炎。虽是赘婿，却没有丝毫覬覦丈人家资的心。见富公年将半百，并无儿子，料想丈母是生不出的了。忽然一日，立意劝丈人纳妾。富公平日，因夫妻最相好的，恐娶了妾，未免要生嫌隙，是以不愿。并说道：“凡人子嗣之事，关乎天数，不可强求。若我命里该有，早已有子，何至今日？即使纳了妾，又不生育，反多这一番介蒂，岂不如不纳为洒脱。况且既有贤婿夫妇在此相依，亦可娱我晚景，那纳妾之事再莫说起。”倬然道：“虽是天数，也要人谋，谋而不遂，然后听之于天可也，未有不谋而坐听之于天者。况修德可以回天，以岳父之盛德，断不至于有伯道之叹也。且晚年纳妾，得子者甚多，若云易生嫌隙，则岳母贤声素著，岳父又达大体，有何嫌隙可生？更有说者，小婿蒙岳父恩养，视如亲生，小婿同令媛自然晨昏定省，岂敢有负？奈属异姓，真的假不得，假的真不得，承宗继祖，是人生一桩大事，毕竟要纳妾的是正理。”黄夫人亦劝富公道：“贤婿苦劝，甚是有理，况我又不像世上这些妒妇，河东一吼，倾倒醋坛，镇压丈夫的人。我两口

几及三十年，虽不敢夸梁鸿、孟光，然亦算得是个唱随的夫妇，相公谅无终风且暴之诮，岂致妾有绿衣黄里之讥！我先也曾劝过你娶妾，你只是不允，即使有子的，一个作宦的人，就置一妾也不为过。你听我说，不要忒古板，假老实。外人不知，只说是我妒忌，不容丈夫娶妾，使我为富家之罪人。我如今也不管你要不要，明日便去访个好的娶了，倘得生子，亦是富氏有幸！”富公见他说得剀切，就含糊允了。次日夫人即令家人富方，去叫了平日在宅内走动卖花的张二妈来，当面吩咐他去寻人。隔了一日，张二妈就说定了一个姓王的闺女。那姓王的号叫玉楼，是丹徒县的快手，年纪有六十岁了，妈妈已死，止生这个女儿，乳名金姑，年已二十岁了。先许过同衙门的一个书办的儿子，未成亲死了，望门寡在家。玉楼素知富公夫妇盛德，并不较量财礼。夫人封了六十两银子送去，次日就过门来。那金姑生得身材窈窕，性格温存，夫人喜之不胜，彼此极其相得。

倏忽过了半年光景，金姑忽然慵茶懒饭、拣食贪酸，富公只为有病，请了医生来看。那医生说是有孕，富公暗自欢喜。又过数月，看看十月满足，却好是七夕之夜，富公在夫人房中睡，三更时分，忽梦见一只仙鹤，飞入庭中，盘旋飞舞，既而竟入堂中，突然惊觉。正与夫人说梦，只听得伏侍金姑的丫鬟彩云敲门说：“金姑肚疼，象要分娩的光景。”夫人慌忙同富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即过金姑房中，一面着家人去唤稳婆，一面叫妇女起来伏侍。小姐知道，也来看视。只见金姑十分苦楚，夫人亲自替他抚摩了一会，须臾稳婆到了，不想一则是长头、二则是胎气艰难，直至天明正辰时，方得临盆。喜得生下一个满抱的儿子，鼻直口方，相貌丰伟。富公夫妇见了如拾宝，即令丫头扶侍沐浴，一家围绕而看。不意金姑产后，身体十分狼狈，发晕数次，谁知一时恶血攻心，飘然长逝。有诗一首，怜他之苦，诗曰：

彩云易散奈何天，剩粉残脂自可怜。

燕子楼中余好梦，芳魂缥缈逐寒泉。

当下富公与夫人、小姐见了，十分惨伤，大哭不已。只因金姑平日做人和气，阖家婢妇、大大小小没一个不为之动恻。富公即令家人去报知王玉楼。玉楼就住在县前，隔不多地，不移时就到。见了女儿，嚎天呼地，哭了一场。抬头见富公，亦在旁边歔歔，玉楼反劝道：“老爷亦不必过伤了，向知老爷、夫人待他极好，这是他福薄，所以寿夭。我一生只此一女，岂不心疼，但死者不可复生，幸而生得一子，又是莫大之喜。”富公道：“我见他死得可怜，不由人不伤感，如今你女儿虽死，此子幸在，倘我祖宗庇佑，得他长成，你也决不至于寂寞。”说罢，叫丫鬟抱出来与玉楼看。睹物伤情，彼此又掉了几点泪。富公又把此夜的梦兆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如今依梦命名，叫他鹤仙便了。”玉楼

道：“极好。依这梦看起来，后来他定有好处，也不枉他娘在此一场。只是如今要作急雇奶子要紧。”富公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且待殡殓了，再处。”此时有亲友来吊奠的，纷忙了两日，遂成殓入殓，即葬在祖茔边。玉楼辞别回家，富公即吩咐家人，仍叫了张二妈来，叫他速寻奶子。二妈道：“多蒙老爷、奶奶看顾，老婆子敢不用心？但今年时年好，小户人家可以度活，都不肯出来。前西门张翰林老爷家，也要雇一个，至今尚无。既蒙老〔爷〕吩咐，且待我去寻问，只恐急切难有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一项大事，未满月的孩子，可少得乳么？”这几日得富方的妻子养住，他孩子虽大，幸有些乳，暂令他喂，亦非常久之计，你可以用心去寻，自有重酬。”二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去！”遂辞了出门而去。

次日，只见二妈来了，夫人问道：“可有了么？”二妈道：“我来与老爷奶奶商议，昨日回去，适与隔壁陶四妈说起雇奶子之事，他也是惯做媒的。他说有一个山东人，姓刁，夫妻两口，都有三十一二年纪了。带了一个女儿，也有十四五岁了。到此处投奔亲戚不着，流落在此半年。有个孩子，未及周岁，才死了四五日，正有乳哩！只是要卖身，不肯单做奶子。实是一件凑巧的事，只恐老爷嫌他外路人，或者不要，故此特来商议。”夫人听了，遂令丫鬟到书房中，请出老爷。丫鬟领命，即去请了富公来。夫人把上项事说知，富公对张二妈道：“我家人尽多不用买，只是燃眉之急，也说不得了。你就去叫他二人来，我看一看，问明他的来历，再议便了。”二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去唤他来。”起身就去。不多时，同了那陶四妈，领了一个妇人进来，张二妈指点他，见了老爷、夫人的礼。富公看那妇人，果然只有三十一二年纪，却是生得美貌风骚。但见：

面非黛粉，却也娇妍；腰岂小蛮，亦称柔弱；稀稀儿几点雀斑，自有牵云之处；湾湾的两道娥眉，尽多觅雨之妖。站立着，无风亦动；启朱唇，不笑嫣然；□之俏眼欲勾魂，只可惜金莲不称！

富公道：“他丈夫在那里？”二妈道：“在大门外，禀过老爷，方叫他进来。”富公即令陶四妈，唤他进来。陶四妈就去叫他。到了厅上，对富公磕了头，站旁边。富公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，原籍那里，因何在此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刁，名仁，妻子邢氏。本贯山东郟城县人。当时扬州府有一个姓胡的乡宦，在山东经过，娶了小人的妹子为妾，一向不来往。今年山东遭荒，没奈何挈家到扬州，一则看视妹子，二则原想投奔他家，不意妹子已死。亲人不在，竟不相干。守候了一月，每日到他门首，可恨那些管家的需索门包，方肯通报。幸在守候，得做官的出来拜客，小人发急了，只得扯住了轿子，叫唤起来，他方才知。不想见我身上褴褛，甚是薄情，只叫我在寓处等候。次日却

差一个〔人〕送了四钱银子，来与我折饭，小人愤恨，不收他的，赶到门上，数落了一场。他恼我，叫家人出来打我，幸得两邻舍的劝开了。小人回到寓处，进退无策，不能回乡，只得把几件衣服抵还了饭钱。过江来，别图生计，住在西门外饭店中，已经五个月了。没奈何，思量投靠人家，昨日陶四妈说老爷府中要奶子，小人情愿卖身。小人一生忠厚诚实，倘蒙老爷收用，虽赴汤蹈火，也不敢辞的。”富公见他身材长大，说话清楚，就有几分喜他。便说道：“我本意只要雇奶子，不肯用买，今见你说来，是个异乡之人，流落在此，我且收用你。你的妻子在内做奶子，自然另眼看顾你，俟我小相公长成之日，你要回乡，悉听自去，我亦不计较。”刁仁道：“受恩深处便为家，既蒙老爷抬举，小人粉身难报，即使驱赶也不忍去。”富公大喜，问他要多少身价。答道：“小人该店家叁个月的饭钱，不过十余两的银子，其外亦无使用，总不与老爷较论。”富公一发道他忠厚老实，便说道：“你夫妻三口，与你三十两身价，算还饭钱之外，也要做些衣服穿，你且去写了身契来。”刁仁跪下去，磕了一个头，起来到外面寻了纸笔。他原也识字，自己就写了一张卖身契，同两个媒婆，俱签了押，同送到富家。富公收了，叫管事的兑了三十两银子与他，两个媒婆各人赏了一两，就叫同刁仁前去收拾行李，并领女儿前来。刁仁即同陶四妈到店中，算还了饭钱，他也没有什么行李，不费工夫，领了女儿前来了。富公把他女儿一看，年纪虽小，却是生得丰姿秀丽，态度娉婷，不施朱粉，红白自然，袅袅娜娜，有十分标致，竟不像这等人养的。因对刁仁道：“你女儿生得如此，日后须要择一个好人家匹配他，不可误了他。”遂令张二妈率领进去，拜见夫人、小姐。夫人、小姐亦爱他，令收拾一间房，与他母子在内宿歇，哺乳公子，打发媒婆起身。那陶四妈又叮咛教导他夫妻一番，作谢而别。正是：

只因误听澜班舌，致令开门揖盗来。

评：

第一回叙金姑之死，令人不可测度。殊不知，一部小说，俱打从金姑之死，雇奶子面上来的。通卷阅过，方知是紧要关头。

又评：

世之最下流者，莫如龟与奴两种。然不明者，必曰奴愈于龟。予曰：“否，否！”为奴之人既忘廉耻，甘以妻、女供人下陈，是龟与奴兼而有之也，算来还是龟之高为奴一等！

第二回爱才郎小凤施情

词曰：

调寄《如梦令》

举世曾无月旦，红颜忽尔相看。未听箫声啾，飞凤何生庭院？眷恋眷恋，辜负东邻一面！

却说，富公买了刁仁夫妻在家，甚是得意。你道刁仁是什么样人？原来是山东红花铺人，世开旅店，他父亲叫刁鳄、其母张氏，姿色平常，专在店中牵云布雨，勾搭那些来往的骡夫，都到他店里下，所以他的买卖，比别家更闹热几倍。只是暗中来，明中去，一生以赌为命，所以挣来挣去，还是一双空手。他父母死后，仍习旧业。邢氏亦传了婆婆的衣钵，只因他的姿色比婆婆更高几分，所以刁仁只许他招接来往之客，不许他勾搭骡夫，这就是他之营某（谋）。正是：

青出于蓝，强宗胜祖。

却说刁仁平日爱赌，除了赌之外，件件刻剥，件件要占些相应。倘见了人的，不拘大小物件，他心爱了，便千方百计，定要弄到手才快活。又能阳施谄佞，阴布牢笼，专交结匪类，损人利己，奸盗诈伪，件件俱全。若论他的做人，正是：

谓他狼虎而不足，加之蛇蝎则有余。

谁知这刁仁，真是小人中之穷凶极恶也，一生并无心腹，拚得丧了廉耻，坏了良心也。挣了数百两家当，不想一年前，店中下了两个客，见他有两匹马，囊中有物，遂令邢氏把两人都勾上了。一住数日，殊知那两人是做响马的，在道上劫了一伙行客，走到这里来的，却被巡捕追来，见二人可疑，盘问住了，送到郟城县审究起来。二人一口招承官司，波及到刁仁身上来，他只得买上使下去料理。还亏了两个贼有良心，止供与他妻子有染，不过在他家花些银子是真，那打劫的事，实不知情的。官府处央分上说明，才开断了他。（事情）虽完，奈囊中已荡然矣。在本地又羞又气，住不得了，遂挈家搬至扬州，希图捱在妹子身边。不想妹子死了，弄得进退两难，却得富公买了他。

闲话休提。原来买刁仁这一日，适值钟倬然往乡间母舅宋武城家去了，隔了两日回来，方才知。富公叫刁仁叩见姑爷，倬然将他仔细一相，但见他容貌有异，生得：

蛇头鼠眼，面似橘皮，鹰嘴鼻，连腮胡；满面凶恶之不好看，开口！淡之甘如蜜。

倬然又询知他是山东人，心中有〔些〕不然，直到晚与丈人、丈母吃酒之际，对富公道：“小婿看那刁仁，一股凶气，状貌狰狞，必非良善之流。即他妻子，亦不像良家体格，况又是外省人，未知来历。若依愚见，此人不可收用他！”正是：

虽然无妄之失，难免莫大之祸。

富公道：“贤婿休疑，此人貌恶慈善，言语井井〔有条〕，〔事〕事周到，尽可用得，且并不较身价，看来是个忠厚〔之〕人。”倬然道：“越发可疑了。既要卖身，岂有不论身价！原其胸中，不过急欲投主，看来此人，像犯事在逃，欲借乡绅门户为护身之符的。不可不虑！自古道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小婿所疑，未必亿中。然而将来，定是个坏事之徒。就弃了几两身价事小。”富公道：“你休过虑，断无此事。”倬然觉丈人执意如此，料不可强，就不说了。不想正说间，却好邢氏抱了鹤仙，正走到转弯处，听见倬然说他丈夫，便立住了，听得细详。次日偷空出来，告诉了丈夫。

逢人祇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莫道隔墙无耳听，须知窗外岂无人？

刁仁自此就把倬然怀恨在心，这且慢提。

却说刁仁之女，名唤小凤姐，年已一十五岁，生得容貌美丽，亦且心灵智巧，从小见父母所作之事，大有不然之意。常常浩叹，无可如何，只得付之。时已情窦大开，自从见了钟姑爷，少年标致！他竟萌了一段顾盼的念头。几番对了倬然频送秋波，轻谈挑！。那知倬然是个正气的人，竟不放在心上，然也有三分觉察，自此过了年余光景。正是：

落花虽有意，流水却无情。

却说倬然是个肯读书的，只在书房睡得多。忽然一夜在书房中读书，正值更阑，只见小凤手中拿一幅纸走进房来。倬然问道：“你来此何干？”小凤笑吟吟答道：“昨日我父亲买了一幅美人图，我看画得好，心甚爱他，欲求姑爷替我题一首诗在上边，我贴在那里也好看。”倬然生平酷喜做诗的，听见求他做诗，便说道：“与我看看，若果然画得好，我方替你题诗。”遂接过来，展开一看，果然画得雅淡轻教，娉婷韵致，有临风欲舞之态。细看了一会，也不觉诗兴勃然，遂援笔书一律于上。诗曰：

几番私欲问罗敷，娇怯天然倩若扶，
坐久或嫌天日永，夜深可畏月明孤。
感怀留恋真还假，笑我相看是也无，
恐化彩云飞去远，叮咛静锁汉宫图。

写完，即递与小凤道：“你拿去罢。”小凤道：“我不识字，姑爷将上面的诗句，说与我听听。”倬然道：“这妮子也混帐，你出去，让我读书。”小凤道：“你一年不说，我一年不去！”一只手轻轻搭在倬然手上，把身子渐渐的倒近身来。倬然忙把他推开，道：“恐怕你父母寻你，快快去罢！”小凤道：“我父亲今早，老爷差往瓜州去了，今晚不回的。我母亲，方才老爷叫抱了公子，到奶奶房中去了。”倬然道：“你是个闺女家，黄昏深夜在此，就是小

厮们看见也不雅，快出去。”小凤道：“他们都出去睡了，就见了我，也是一家人，有何妨碍？我定要你讲完了才去。”倬然被他缠不过，只得把诗中之意，讲了一遍。小凤笑嘻嘻的道：“你原来是个口是心非的假志诚，我看你日常见了女人，头也不回，眼也不举，今见了这幅画的死美人，尚且这般赞他、爱他，若见活的，岂有反不爱之理？可见是假志诚么！”倬然道：“赞他则有之，我爱他则甚？”小凤道：“你欺我不识字么？我却理会得。你说道，恐化彩云飞去远，这是无计留他，恐他飞么！是爱得他紧的意思。”倬然道：“这是你的画，我替你赞他，非是有心之谈。”小凤道：“画是我的，诗却是你的，发于心，现于词，心里有，口里才说得出来。况且我是个女子，你替我爱他做什么？还有一个证见，待我一发再讲明了，使你无词以辩。那第一句，我虽不知罗敷是什么，是否是个人，但你说问他，想来自然是人了。那几番私欲问五个字，岂是无心之谈！既说无心，何必几番私欲问他！我这一说，是也不是？可没得说了么。”倬然道：“你要我替你题画，我不过见景生情，就画说画，怎么你这丫头，说这一片牵枝带叶、以假为真的话来！快些出去，莫在此混罢。”小凤道：“你不要厌我，还有一句话，请问了就去。”倬然道：“还有甚话？”小凤道：“那感怀留恋真还假这两句，只怕他的留恋是真，你的相看是假，你若果有真心相看他，他岂有不真心留恋你的！”倬然见他借画推敲，语中寓意，心下明白。只是拿定主意，因说道：“凭他真也罢，假也罢，在我总属无心。如今说完了，可速去罢，我也要睡了。”小凤道：“姑爷且莫睡，我来的时节，烹了一壶茶在炉上，我去取来，送与姑爷吃罢。”倬然道：“这倒使得！”小凤拿着画出去了。倬然见他已去，暗自想道：“这丫头尽是可人，亦且灵巧之极，可惜他父母又非其人，看他光景，明明有顾盼之意，故将美人画如题。只是我读书君子，从来不作钻窥行径，亦且此女还是个处子，断乎不可。我想古人柳下惠坐怀不乱，鲁男子闭户不纳，我岂肯如此！只作如聋似瞽。”正想间，小凤捧了一壶茶来，斟上一杯，递与倬然。倬然接了道：“我吃便了，今已夜深，你进去罢。”小凤此时也不则声，一径走到床上倒下。倬然叫他起来，小凤道：“待我略睡一睡去。”倬然倒着了急，只得走近身去扯他，他趁势搭住倬然的手。倬然道：“小凤姐，你起来，我实话对你说。你的美意，我已领略。人非草木，岂得无情！但我读书君子，自幼守先人规戒，从不敢萌一点邪心，坏人闺阃。况你举止不群，日后自有好配偶，你断不可作此想。”小凤听了并不则声，忽然掉下泪来，倬然倒吃了一惊。问他为何？小凤只是哭，便不回言。倬然怕人听见，只得把衣袂“住了他，问之再四，方才住泪。说道：“妾年尚幼，岂敢无耻，作淫奔之行！盖有苦衷存焉。”倬然道：“有何苦衷。”小凤道：“不瞒姑爷说，我虽不知书识字，然天理

人情，也还明白。我父母所为背理，以至离乡背井，我屡屡劝阻，反遭严责。今年在饭店中，又发不仁之心，讲定了一百两银子，要卖我为娼，我发极了，要上吊投河，方才罢了。总之我父母一生，以财为命，不顾理义良心，如此父母，我想终没有好结果的。因见姑爷翩翩雅度，年少高才，故尔久怀妄想。然妾下人，岂敢言及其他，只求收作一婢，趋侍房帏，足了素志矣！实为终身之愿也。倘若失身匪类，有屈无伸，出于万不得已，不惜自荐之羞，望姑爷见怜！”正是：

淑女从来愿好逑，风流人尽说河洲。

佳人私盟配才子，免使深闺叹白头。

倬然听了这一席话，不觉惨然起来，说道：“以汝之态度，聪慧兼有，此苦衷我岂不爱怜你！但我寻思，你父母乃我岳父家人，我不得而主之者，况你尚属闺娃，若图一时之欢，不能了你终身，置为墙花路柳，则于情有亏。若必谋汝列之小星，则我实难启齿。劝你只是息了此念，我心领你的高情，倘你日后嫁非其偶，待我对老爷说了，与你觅一佳配。”小凤只是哭个不住。倬然弄得没了法，暗想：“我且许了他，哄得他起身再处。”遂对他说道：“你且莫哭，我不是拒绝你。所虑者，我不便亲自告诉老爷耳。既承你的美情，待我慢慢央个朋友转达，必要委曲图成，定不负你便了。恐你母亲寻你，我送你出去罢。”小凤信以为真，方才收了泪，回嗔作喜道：“既蒙金诺，便是我终身得所了。但姑爷不可负了今宵之约！”说罢起身，倬然送他至门边，小凤推住了：“不要你送，姑爷请转，千万不可负约！”竟自冉冉而去。这叫做：

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心恋落花。

又有诗一首，单道钟倬然的志诚处：

贪花爱色天下有，拒绝风流世间无。

莫道钟生情意薄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评：

从古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怀不乱，若鲁男子便无此力量。所以风月之中，坚拒户外之女而不约了。小凤之下顾，乃上门买卖，钟生却之不受，真耶，伪耶？我则未敢遽信也！

第三回听谗言至戚分颜

诗曰：

罡风疾雨日兴澜，静掩残书带笑看，

枳棘满庭谁解剪，芝兰空谷自难安。

流言恐惧周公日，反间能施乐毅残，

可恨含沙人不觉，”黄在口令心寒。

话说刁仁自投富公之后，一味献媚兴谗，假仁假义，见人极尽温和，存心无不奸诈，哄富公欢喜不过，竟认为赤心之仆、才干之奴，一切大小事，俱托他总理。那晓得他一举一动，件件打算主人的财帛，饱自己之资囊。一向的老管家们，人人束手，反要奉承他些，稍不遂意，便在家主面前下石，祸患立见。至令众人不能置喙，真个是弄得来六宫粉黛无颜色！那邢氏又逞旧日开店勾人的手段来，屡屡对了富公撒娇撒痴，卖尽风情，把一个积年的老道学，竟勾搭上了。且枕席之间，用些慢迎紧凑，轻摇缓展之法，骗得富老爱之如宝。一年之间，把他满身罗绮、极尽奢华，他也仗着宠爱，目中无物。夫人是个大贤大度之品，全不在意。只有倬然识他夫妇是个坏人，见刁仁干那些欺主昧心的事，常常加之叱斥，即在富公面前，亦屡诉其奸恶。那里经得他夫妇是内外恃宠，根深蒂固之人，富公不但不听他，反怪女婿多事。倬然愤极，一日对小姐道：“向承岳父、母不弃寒素，从幼以贤妻字我，后怜先人遭变，即收留养育。此段恩情，小生时勒心碑，常怀图报。即目下依栖在此，并非附其势、利其资，实因未报深恩。欲俟小舅长成，然后我夫妇辞去，此素愿也。不然贫乃士之常，我岂无容膝之地，而恋恋如此乎！今岳父误用刁仁，受其欺蔽，我几番苦谏，忠言逆耳，将来为祸不小。我今渴欲再痛陈一番，则岳父已属迷而不悟，恐言之无益。若如聋似哑，坐观成败，又非翁婿之情。将来立意，唯有同贤妻辞去，不睹不闻为妙。未知贤妻，意下何如？”小姐道：“妾处闺阁之中，外面事总不知道，只是见那女人这些妖娆模样，目中久已难容。亦曾对母亲谈及，奈母亲一味宽容，毫不为较，将来唯有付之不言耳。至若君所云，辞去一说，妾虽非读书之女，然亦明白嫁鸡随鸡之义，既已字君，贫贱相守，去留总听于君。但念我母止生妾身一人，从幼珍惜，未离膝下，若一旦随君而去，不免牵肠挂念。虽夫妇之道有常，恐父母之情亦难#然耳！总如君所云，俟弟长成，然后辞去，此近乎情理之当然。至如刁仁，固为可恶，然亦不能败坏大事，君当以度外置之，亦不必与之十分结怨。所谓投鼠忌器，父亲既被蛊惑，则谗言自然易入，势必至戚伤和，家庭不睦，使外人闻之不雅。不如忍耐，缄默为上。”倬然道：“贤妻之言甚善，但大丈夫处世，终不能为知而不言，随风逐浪之人耳！”

正说间，只见丫鬟秀秀进房说道：“老爷在书房，请姑爷说话。”倬然即起身到书房中来，你道为何事？原来是刁仁在外面兜揽一件事，要央富公去府里讲情的话，却是兄弟二人争占家财。先是那弟与刁仁说定，为酬仪一百二十两，外又许一百两与刁仁的；不意次日，那哥子不知弟央了富公，也来与刁仁说，许了二百四十两，刁仁也勒定了这个数儿，刁仁贪多了一半的。劝富公退还那弟的，收了那兄的。只因富公本来原是忠厚人，恐怕退了未免失信于人

，欲待不退，又禁不得刁仁在旁边撺掇，弄得没主意！所以请倬然去商议这一桩事。当下倬然道：“若论正理，以岳父在朝有清介之名，居乡有长者之誉，一旦毁节改行，投谒当事之庭，以取锱铢之利，窃为不取，还要都退了的是。若云既已允诺于人，不便为自相矛盾之举，则自然收了先议的，退了后来的才是。若贪了后议多，退了前议少，将来何以取信于人？倘令其人闻之，以岳父为何如人也！”刁仁道：“小人到有个两全之法。”富公道：“怎么两全之法？”刁仁道：“两个人的银子，都不要退，两边都应允他。老爷总不要发书贴，静听官府审理，定有一个输赢，那时取了赢的，退了输的，两边俱不知就里。赢的自然甘心肯送，那输的银子尚在，料他也不敢放个屁，又不费老爷纸笔，神出鬼没，落得用他的。”倬然听了便道：“这样事，你便做得出来，使天下人做不出的。凡人处世，当以至诚待人，岂有缙绅先达，做此昧良心撞木钟之事，欺天乎！欺人乎！若止凭苞苴之利，而不顾礼义名节，与盗跖何异？自古道：

穷达有数，富贵在天，
求之不得，听其自然。

刁仁听道：“姑爷动不动说这些之乎者也，如今在世上，无非似唱戏一般，认不得真。不过图大家哄过去，大凡事拘定了礼义名节，只怕寸步难行，即使孔圣人后生，定要说他是个老腐儒，不通时世的人。”倬然站起身来，对富公说道：“此事任听岳父尊裁，小婿才短之人，此移天换日之事，不唯刀（力）不能做，亦且目所未见，耳所未闻。”说罢，冷笑一声，走了出来。富公见倬然不辞而去，虽有不悦之意，然到底想那话说得是，遂不听刁仁，把两人的银子都退了。

刁仁想着上手之物，被倬然一席话吹散，且又恼他煞尾的话，恨入骨髓。回到自己房中，要想法儿算计他。却好邢氏在里面抱了公子出来，见丈夫闷闷独坐，因问道：“你与人合口来哩？”刁仁道：“没有。”邢氏道：“既不与人合口，为何恼恼的？”刁仁把上项事说了道：“我正要想一计较，撺掇老头子，赶他出去方好。一则泄了以前的旧恨，二则可免将来之阻挠，去了这个穷酸，那老头子我视同木偶，悉听我扯线了。”邢氏想了一想道：“你且莫急，我到有一计，他丈母极爱他，别的事算计他不倒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那老头子自然着恼起来。”刁仁听了欢喜道：“此计必中，你今后可加意奉承老头子，于中取事便了。况我岂肯甘为人之下，少不得看机会，倘着我的道儿，弄了些银子回乡去，却不是好！”当下夫妻计议停当。正是：

莫道男子巧，妇人娇炎多，
不须夸六出，妙计竟如何！

从此之后，邢氏常在富公面前，说倬然夫妻的不是。又说：“我一日晚间，在小姐房门外过，听见姑爷与小姐商议道，当时没有公子的时节，原想承顶老爷的家产，所以真心为老爷。如今有了公子，料来没分了，赶早做些私蓄。故此小姐把奶奶身边的衣饰，不时运去，只瞒得老爷一人。前日我丈夫对我说，听见姑爷母舅那边的邻人说，姑爷把母舅出名买得有田房在那边，丈夫恐老爷不信，所以不敢说，叮嘱我也不可则声，只恐小姐知道，怪我们口嘴不好。但我想姑爷得去一分，公子就少了一分，公子是我喂乳，下半世，我却要靠着公子的，也算是我切己之事，所以不得不说。老爷将来也要留心些，且公子非奶奶所生，只有小姐是亲生的，自然偏爱些。老爷不要没主意，恐怕皮内损了肉去，日后叫公子受苦，反坏公子。”说罢，弥弥而笑。正是：

舌如利刃，口如甜蜜，
人面易知，人心难测。

这一席话，说得富公半信半疑，只留之于心，绝不提起。邢氏见一计不中，次计又来，心里想道：“如（欲）要用此计了。”一日，见富公独坐在内书房，他故意抱了公子走进去。富公四顾无人，见了他，不觉一时情动，一把搂住，吻了一个嘴。邢氏忙把公子放在床上坐，也把富公搂上来，富公即与他解衣宽带，推倒在醉翁椅上，遂赴巫山之梦。那邢氏百般奉承，万种娇痴，极尽狂荡之态。不想公子在床上哭起来，因而草率完篇，未尽兴而罢。邢氏起来，整了衣裤，掠好了云鬓，抱起公子。正是：

黄金人人爱，美色更动心，
一时贪念起，百计即相侵。

遂对富公道：“有句话要告诉老爷。”富公道：“你说来！”邢氏道：“我丈夫当时未投老爷之时，虽是买卖人家，然贱妾从来水清玉洁，并不晓与人讲话调情。不想流落异乡，自进老爷宅内，蒙老爷一时见顾，妾怎敢推辞，只得含羞服侍。本来原非淫荡妇人，不意前日我偶在姑爷书房前过，被姑爷一把抱住，扯进去，定要求欢。我不敢十分唐突，只说我们虽是下人，从不会干那些无耻的勾当，姑爷不可错认了人。他说，既然如此，你就不该与老爷弄了，今日决不与你空去。我死命挣脱，跑了出来，老爷不信，请看我的衫袖，还是挣破的。今日先禀明过老爷，若日后姑爷再要如此，只得得罪了他，那时老爷不可见责贱妾了。”

好凭三寸舌，拆散骨肉人！

富公听了，不觉太阳火发，说：“小畜生，怎敢如此无理，你既知与我有相干，一发不该了。”邢氏见富公恼怒，已知中计。又说：“老爷还不知哩！前日丈夫买了一幅美人图与小凤，姑爷又想调戏他，在画上题了一首诗。我

见了，把小凤打了一顿，夺了他的，我娘儿两人，他都想哄骗哩。”富公道：“你去拿画来我看！”邢氏即向房中取了画来，富公展开一看，果是倬然笔迹。从来人心中一动疑，诸邪皆入。富公遂认定倬然借画寓情赠小凤的，有甚说得。便收了画，打发邢氏出去，一径到房中，细细对夫人说了道：“我竟做瞽目之人，认他是个少年老成之品，这样事，可是老成人做得出来的！亏他平日不离说礼义廉耻四个字，爽是些假道学。罢了！当初怜他父母双亡，收留抚养，今他如此作为，我已心冷。女婿终是异姓，他宗可归，叫他去罢，我竟不得这样口是心非的人！”夫人道：“女婿不是那等人，你那里得这话来？不要耳根软，经目之事犹恐未真。不是我护短，你还该清心自想，我也不便对女婿说，待我去问琼姐便了。”遂起身往小姐房内而去。正是：

凭空驾起蜃楼舌，致令波涛顷刻来。

大凡人为了色之一字，悉听你至戚好友，未有不吃醋捻酸的，所以极淫之妇，舌利如刃，其言入情入理，良可畏也。古来英雄豪杰，谁不坏在此！即如晋献公，听骊姬之谗，而杀太子申生；吕奉先中连环之计，而弑义父董卓；楚平王纳无祥，至今父子相残。此皆前人已往之鉴，原非荒缪之谈！

评：

刁仁说处世如唱戏一般，大家哄过去，认不得真，确是时路中人的要诀。死讲道学者，自然不口口，正都要鄙之、薄之、笑之矣！

第四回受污玷弃家远出

词曰：调寄《菩萨蛮》

一旦风波平地起，顿教骨肉轻于纸。谗口暗噤噤，杀人岂用刀。洁白受鸟冤，却将何处言？折柳柳堤边，离人泣断弦。

话说老夫人到小姐房中，细细的把话说了。小姐道：“孩儿与他几年夫妻，深知他的心迹，洞悉他的品行，即平素我夫妇之间，彬彬有礼，言不及乱，岂肯干那些无耻之事。总因他性刚口直，言语招祸，刁仁夫妇怪他，暗里中伤唆耸父亲，欲施调虎离山之计。岂料父亲中其奸谋，视骨肉如仇敌，以奸奴为腹心。”正说间，倬然忽进房来，小姐怒极，把上项事，一一告诉了。倬然听了，哈哈一笑，对老夫人道：“小婿素明礼义，守身如玉，焉肯做那些没廉耻之事！只怕西子复生，亦难摇动，何况此蠢妇乎！若云私置产业，不瞒岳母说，小婿虽贫儒，然视财帛甚轻。即未有小舅之时，亦并无覬觐之心，今反肯去干那昧心之事乎？哀肠可对天日者。至如题画，则果是真。然系小凤央我写的，何尝有心，即此诗亦非挑逗之淫词也。总之，事起有因，怨有来由，奸奴视我为眼中之钉，故不顾廉耻，加我以污蔑之言，使白碧受玷、素缁遭淄。岳父既堕奸谋，自然不分皂白。在小婿今日亦不必辨其真伪，古云日久见人心

，直待浮云散尽之时，自能复睹明月耳。前小婿曾与令爱商议，原想告别归宗，只因令爱不忍母女相离，故暂为住下。但小婿是个血性穷儒，何肯蒙此不白之名，复立于瓜田、李下乎！只今夫妇便辞去，不是海口说琴书，半肩何地不可容身，砚田一亩，何计不能彳亍！”说罢，即令小姐收拾起身。当下夫人见倬然一番激烈，立意要去，又见小姐果然收拾起来，不觉凄然悲泪道：“你二人果然抛我去了，我五十余岁之人，止生此一女，自幼至今，从不离我畔，即视女婿亦情同己子。若分离，叫我举眼看何人？势必肝肠寸断。老头子虽一时短见，然到底有我在，为何认真起来。依我说，还是忍耐些好。”说罢，抱住小姐，竟大哭。倬然见此光景，自觉惨然，遂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岳母亦不必过伤，小婿亦非无故作此孤情寡义之举，忍心别去。但小婿若再赧颜，依然居此，是无气骨之人了，况且日坐嫌疑之中，有许多不便。今岳母既舍不得令爱分离，小婿何忍言此，只今独自辞去，天涯海角所不计也？”老夫人道：“一发不是了。独行作客，风雨萧条，有甚好处！况我女何辜，一旦弃之而去，令抱白头之叹。”倬然道：“令爱知小婿心迹，我非薄幸辈，岂无故而作弃妻之举，况与他何干。只因岳父轻信奸奴，颠颠倒倒，将来定有不测之事，若在此亲见其败，则我亦不得辞其责，故此暂离眼前耳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休如此说，我只是不叫你去，凡事看我之面，忍耐些罢。”说话之间，不觉天色已晚。夫人对小姐道：“我且过去，你且再慢慢劝他。”说罢，自去。倬然暗忖：“我若要明去，断然不能，必须如此如此方妥。”遂对小姐道：“取杯茶来吃。”小姐即出房，叫丫鬟取茶。倬然即開箱，取了些盘缠，藏在身边。却好小姐叫丫鬟取了茶来，遂吃了两杯，对小姐道：“今夜我在书房中睡去。”说罢，即到外面来了。遂把书籍收拾了些，又书律诗一首于壁上。

诗曰：

犬吠篱边术未工，平生气意涣长虹。

身心已属浮云外，人事皆从感慨中。

扼腕久惭王粲赋，临风几叹叶公龙。

飘然领略江山秀，肯为坵儒学送穷。

心上又转念，只因丈人这几句不明白的话，故一愤之气，暂作飘然之举。但何忍令小姐独守空房，况他见我去后，定多伤感，不免认我为薄幸之徒矣！遂援笔又书一绝于壁。

三年结发情何限，岂敢轻言王允风，

枳棘满庭殊碍目，暂泊洁体作宾鸿。

写完，收拾停当，吹灯就寝。次早起来，带了原随来的家僮庆儿，悄然出门而去。管门的只道姑爷有事出门，不敢询问。

且说小姐一夜放心不下，到得天明，就着丫鬟到书房打听。只见行李书籍俱无，姑爷不知去向，忙回房中回复小姐。小姐吃了一惊，急起身穿好衣裳，走到夫人房中说知。即与富公夫妇同至书房，果然空空如也。只见壁上题诗数行，小姐见了，即涓涓滴泪，大骂刑氏霏空造谤，离间人家！老夫人亦泪下，把富公数落个不住。富公至此，虽恼女婿，却疼女儿，因再四劝慰道：“你且莫悲愁，他诗中之意，都是讥讽之语，无非恼我而去的，岂有飘然长去之理！绝句内又云，结发情深，不敢效王允之风；又曰，暂作宾鸿，不过暂时作客，不久归乡的意思。然虽是这等说，料他也去不远。你且归房，待我着家人往他亲戚家访问，定要寻他回来便了。”当下夫人劝了小姐进去，遂吩咐家人，四下里去亲友家探问，俱说不来。小姐知道，越添愁闷，夫人委曲宽解，再令家人探。那时小凤知道，暗里也不知流了多少泪，明知是父母用的计，心中着实怨恨！这且不在话下。

且说刁仁夫妇，果然中了他计，弄了倬然出门，满心欢喜。从此之后，毫无忌惮，终日间，一吹一唱，哄骗家主。富公的朋友，也有贫富不等，那富贵的，他也会奉承谄媚；那穷的，他便恣意轻薄，不存体面，所以人人恼恨他。可笑富公迷而不悟，实意爱他能事，那知道：大凡异巧坏法，都是这些能事的人做出来！若忠厚本分人，一生谨慎，不敢妄作妄为，虽是些能事的人，未免以庸才薄之，然而倒未至于坏事，贻累身家。譬如人在冰上走，胆量小的，不敢大步，只是挨着脚儿走。虽然走的慢，到得迟，然到底安安稳稳走了过去；那大胆的，仗着力量，比人跨大了些，满心要走在人先，反见他常常跌倒。这种道理，显而易见。只是人人不悟，所以爱的是能事的人！此时刁仁，也便恃了主人的宠爱，公然以能事自居，傲妄放肆，专一做那损人利己的事。三年之间，积蓄千金，他便越加鸱张了。邻舍街坊，叫他刁大叔、刁管事，他便心里不爱，必要称他刁老爷方才快活。所以起先人家恼的是刁仁，后来见他越发难看了，竟把脑刁仁的心肠，移在富公身上来了。这也不过道主人宠（信）豪奴，方敢放肆。所谓罪及家长，此亦人情之尝也，怪不得他们。所以缙绅之家，不论出仕居乡，第一要紧，须留心察访家人。为主倘不严束，养成虎豹在山之势，择人就食，横行闾里，获罪亲朋，而使怨声载道，亦非美事。倘至败辙覆轘之时，然后创治，却已迟了！

闲话休提。刁仁在富家，倏忽三载，公子鹤仙已有三岁了。此时富公已蓄了个林泉之念，不愿出仕了。不想有个姓祝的门生，现任翰林院编修，上了荐本，朝廷准了，将富公原官起用，着即赴京。富公不得已，收拾行装，并不带家眷，家中事，俱托老仆富方料理。（下缺）

第五回富御史豁救异乡冤

词曰：

狱贵度情彻理，岂曰严刑而已。张冠李戴，幸赖开笼放雉，可喜可喜，不愧乌台御史。

话说富公，此番是应召进京，一路轩昂，是不必说，途中无语。不则一日，已抵通州。遂搬运进京。原有当时旧宅在正阳门外，收拾住下。谢恩之后，拜了几日客，自此在京为官。光阴荏苒。倏忽三年。此时朝中，正值宦官刘瑾当权，富公不肯趋奉他，为此与瑾不睦，几欲辞官未遂其意。不意江西宁藩，此时暗交刘瑾，阴蓄不轨，持具疏，请加护卫，朝议纷纷不决。富公挺身持论道：“宁王久有不臣之心，今加护卫，如虎生翼，祸将作矣。”遂具表力陈宁王宸豪反状，不当加以护卫，并劾刘瑾表里作奸，请赐诛戮。朝廷竟中不发。自此，逆瑾愈怒富御史了。富公此时亦决意挂剑，不想特旨差了山东大巡，同年相知俱来庆贺。忙忙的领了敕印就走，出得都门，当日至良乡县住下。富公对家人们道：“此去我欲私行一番，打听地方利弊、官属贪污。你们可在后慢慢而来，探听我到了任，都至任所，在途中切不可走漏风声！”家人们应诺。住了一夜，次日只带了刁仁，并一小童紫霞，起身前进。不则一日，来至德州，就有迎接新院的，见富公三人从京里下来的，便问山东新按院消息，富公品推不知。是夜便宿在德州旅店。吃了晚饭之后，富公唤刁仁，与之计议道：“想来旱路都有接官的，恐一时间有人看破，我欲从水路至临青州，转至省下，岂不为妙。”刁仁道：“小人也是这般想，只是小人还有一句话，与老爷商议。老爷今为大巡，须拿得几个真正贪官污吏，审得几件冤情枉狱方妙。老爷知道，小人原是山东人，各处风俗都省得，意欲与老爷两路去。待小人细细打听，报与老爷知道，那时番起来，件件是真，桩桩是实，地方上有不称诵老爷为神明的么。小人感老爷抬举之恩，无门可投，只愿扶持老爷做一任好官，不知老爷意下何如？”富公听了，大喜道：“甚好。只要你赤心为主，不可招摇坏事，你明日就分路去便了。只是在那里会哩？”刁仁道：“小人打听老爷出巡那里，就到那里便了。”看官们，你道刁仁为何发此议论？他心里打点停当，思量要在外面狐假虎威，暗通关节，打合弄钱。可笑富公没主意，信他这几句假惺惺的话，认是个赤心为主之奴，轻意着他去。

次日，果然富公即与刁仁分路，自同紫霞觅船进发。到了临青，遂上岸在西门寻饭店。只见一家挂着招牌，上写盛老实老店。走出一个人来招呼道：“寻店的这里来，咱小店极洁净，上等汤饭，出奇的小菜，请进来看中意便住下。”富公即随他进去，只见店中住得满满的，便对他说道：“我却有句话说。我从南来，有些货，装在粮船上，我是打从旱路来的，听得船尚在后面，要在此等他，还有几日住。你却拣个好房与我，饭钱不论。”那主人家道

：“既如此，随我里面来，咱出一间与老爷住下便了。”即引到内边一间厢房里住下，看那房果然与外面不同。富公坐定，即问主人家道：“大号可就是老实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敢，爷休笑话，这是在下的浑名，因从来老实，再不虚谎，故此外边就顺口叫出了名。不瞒爷说，州里开店的虽多，来往爷们，都道在下老实，故此下顾也多，比别家不同些。”富公道：“可为名下无虚！”老实道：“不敢！”说罢，即叫走堂的，拿茶拿水擦桌扫地，满面堆下笑来，就是见了亲戚，也没有这样热闹的，这是店家旧套，不足为奇。

且说富公在店中，每日出去，各处察访事情，民间疾苦，官吏贤否。人人俱说那本州州官庄墨淋，贪酷虐民，怨声载道，细细访在肚里，一住两三日。一日晚间回店，盛老实道：“爷在何处去顽？”富公道：“在州前看看。”盛老实道：“咱告诉爷，切不可往衙门里去，这老爷最好拿闲人，不可去犯他。”富公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在外面不妨。”盛老实说些闲话，自去了。富公吃了夜饭，上炕睡了。次日起来，买些点心吃了，对紫霞道：“我到城里去，如此如此。若有人拿我一封字来，你看了字上的话，同他来。”嘱毕出门，一径直到州前来。正值州官坐堂听审，富公趁着忙里混进去，直捱到丹墀下。却好审完了一起事，夹了一个犯人，发出收监。富公故意捱上去，忽被庄州官见了，喝叫皂隶：“那月台下窥探的什么人，拿过来！”皂隶应了一声，就将富公推上去，富公却不跪，站立旁边。庄知州便喝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在此窥探审事，到了官府面前，抗不下跪！”富公道：“生员是江南人，姓安名才，往京看亲的。有些须绸缎在粮船上，在此等船的，因见衙门听审，借观一观。”知州道：“你是秀才，就敢如此放肆，况又系外省人氏，未知秀才真假，一定是个流棍、假秀才名色，以抗官府的。叫禁卒带去收监，明日具文详宪查他是否秀才。”当下便有值日禁卒，来推下去，富公更不〔言〕语，跟了禁卒便走。进得监中，众禁卒取了铐锁刑具之类，来讲公事钱。说道：“这个去处，是做不出好汉的地方，不论罪之轻重，只问钱之有无，到了此地，就是靛缸里不出白布，猫儿见鼠，定无慈悲之理的。看你斯斯文文，必然知些道理之人，及早料理起来。”富公道：“不须列位讲，但我初到，身边并无钱钞，少待等寄信到寓中就来料理。”众人听见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且去，停会再讲。”大家走开了。富公因看那些犯人，个个是鸠形鹄面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的模样，问他们所犯何事，大概都是户婚田土，斗殴牵连的小事。只见旁边有一人，倒在那里声唤，看他就是先在衙门内夹了出来的那人。富公即走近前去，问他所犯何事？那人垂泪道：“我姓屈名渊，保定府人，来此做买卖，在西门外归大饭店里住下。不想那归大见我有几两银子在身边，终日叫他妻子来引诱我，我再四却他，他妻子说道：‘我丈夫知道的不妨，今夜我备着酒菜，晚

上打发他外边去睡，你可进来。’我一时没主意，许了他。不想那一夜，还有我同乡一个的人回去，我与他送行，吃了酒回到店里，已是二更了，遂到他妻子房中，不知何人将他妻子杀死在房。我着了忙，连夜走了。他丈夫听见房中不做声，走进去看，见妻子杀死，知我走了，即声张起来，合了一伙人，分路追赶，将我拿住，送到州里审问。”又说：“失了一个匣子，内有银十两，银手镯一对，账簿一本，两番夹打，我业已屈招，只要追那匣子并凶器，却叫我那里拿出来？眼见得是有死无生的了。可怜家中尚有年老父亲，我若死于异乡，连报信也没有，如此黑冤，何处伸诉！”说罢，重新又哭起。富公再要问他，只见一个禁卒来，叫道：“姓安的，自己的事还顾不来，管人家的事怎么？你来我与你说话。”富公跟了他，无人之处，那禁卒道：“我们弟兄不消说，你该作速料理就是，老爷处也该打点。”富公道：“列位的礼自当奉送，只是老爷处，叫我如何打点？向我要不曾犯法？”禁卒道：“你说不犯法，官府的性儿是定不得的，欲加人罪，何患无词。况你是个异乡人，经不得监在此，误了事。依我说，有个朱门子，官府用事都是他出入，央他送个礼进去，今日就释放，却不好么。”富公道：“要多少？”禁卒道：“得拾贰两，加三使费，再得三两谢朱门子，就可完事了。”富公道：“既承指点，这个数，我还料理得起。但不知可是真么？”那禁卒道：“我叫陆仁甫，从来极忠厚，不晓得哄人，我就接他来，你当面与他说便了。只是我们的礼轻不得！”富公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写一信，就烦老哥拿到西门外盛老实店中，交与小价，叫他到这里。只不可叫店家知道，恐他见笑。”陆仁甫道：“你就写来，我一面去与朱门子说了，也便邀了他来。”富公借了纸笔，急急写完，付他去了。一会儿，果然领了紫霞进来。原来紫霞看了字上的话，默默会意，将银子都打点停当来了。富公先把四两一封，送与众禁卒道：“些须薄礼。”众人见他体面，接了也就不言语。朱门子也到了，众人就替富公把上项事说了，朱门子一力担当，道：“不敢欺，就是我放个屁去，也不怕我官儿不依的，你只管安心，我如今便送进去，少停即有回音。”富公道：“如此甚感不浅。”把银子一一交他去了，到得将晚，果然差人释放了。

富公回到店中，是夜睡在炕上，想那监中姓屈的这件事。若说是他杀的，则与此妇何仇，若说本夫杀来陷他的，亦必无此理，竟想不出致死根由。想了一会，正要睡去，只听见顶格上耗子厮打，惊觉了，再睡不下去。直至天明起来，抬头一看，但见顶格被耗子咬了一窟，拖下一块衣角。即扯下一看，却是一领浑身血迹的白布衫，裹着一把尖刀，一本帐簿，上有“归记”两字。富公暗忖道：“这店里杀了人了。”不觉记（计）上心来。昨日监中那姓屈的说，那杀死妻子的人，姓归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忙把衣刀卷好，令紫霞收放行囊中

，打点起身。遂叫店家来问道：“这一间房，请问你们一向是谁安歇的？”盛老实道：“一向咱一个表弟在内居卧的，原这是内屋，不留客的。近日他偶然出外，空在此，因见爷是个斯文人，故此留在里面，爷为甚问及？”富公道：“我每夜听见有些响动，疑心是空久无人住的，故偶然问及。敢问令表弟上姓？”老实道：“姓鲁，号小川。”富公道：“这些都是闲话，请你来非为别事，只因我在此等了三四天，船无消息，意欲迎下去，特来请你来算饭钱。”老实道：“任从尊便，饭钱旧例，每人五分一日，爷们两位，每日一钱，四天共该四钱，不须算得。”富公即令紫霞开发了，作别出门，雇了牲口，一径往东昌府来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城中，便向至察院里来。只见一簇人，在那里做工修理，富公问道：“为甚修理？”那些人道：“修理齐整了，问候新按院来出巡的。”富公即讨一把椅子面南坐下，吩咐道：“本院就是新按院富，你们去报府县官来。”众人听见，俱吓了一跳，飞跑去报了。不移时，各官俱到。富公把敕印与各官看了，各官参拜毕，退入后堂。顷刻间执事，各役齐来伺候，各官见按院如此光景，多怀着鬼胎。次日，即行香坐堂，放告。遂吩咐书办行牌临青州，提屈渊一起人命事亲审。又唤承差一名赍朱签，往临青西门外拿盛老实，并着要伊表弟鲁小川回话，如有一名不到，该役处死。承差正不知为甚，接了签，没命的去了。不则一日，各犯俱已解到，发在监里。次日早堂就审，富公先叫归大上去，问道：“你妻子果真是屈渊杀死的么？”归大道：“是他强奸不遂杀死的，又盗了小的衣资匣子一个，内有银十两并镯一对、帐簿一本。”又问：“他盗杀之后，彼时即被擒获了，这些物件既不随身，他却藏在那里？况他异乡人，且住你家，料别无亲戚，莫不是你图赖他么！”归大道：“禀上青天爷爷，果是真情，但赃物，小人也不知藏在那里。”又问：“你帐簿上可有记号么？”归大道：“面上有归记两字。”富公即在袖中取出饭店内拾的那本帐簿，递与他看：“你认可是么？”归大一看：“这是真了，是小的亲笔。”富公听见真了，即叫鲁小川上去，道：“奴才！你怎么杀死归大妻子，又盗他衣资？”鲁小川道：“小的总不知这件事。”富公即令人往后堂取出血衣、尖刀与他看，道：“这可是你藏在顶格上的么？”小川一见，便面如土色，只是不肯招认。富公道：“这是本院亲手得的，你还敢狡辩么！”即令：“夹起来！”两边皂隶动手便夹，鲁小川吃夹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小的那夜，原欲行窃他是真，不想见女人盛妆坐在房中，被他见了，即要叫喊，小的因此将他杀死，窃了他衣资是实。”又问：“你表兄盛老实可知情么？”小川道：“银子分他用的，杀人的事却不知情，也不曾同去。”富公叫盛老实上去，道：“你可认得本院么！”老实抬头一看，认得就是安客人，魂不附体，总

不敢开口。富公把二人重责四十板，定了鲁小川死罪，赃物在盛老实名下追完，都下了监。又唤屈渊上去，道：“本院在监中，就询知你的魂枉。”屈渊将按院认了一认，只是磕头。富公道：“本院怜你是异乡人，赏你盘资银十两，可回乡去。”屈渊重新叩头，不计其数，领了银子而去。审了这起事，阖群的人，无不称颂神明。盘日即题参庄知州，拜疏之后，即着东昌府取了收管，并拿朱门子、陆仁甫监候。此时庄知州方知这按院就是监的安秀才，悔之无及了。富公在东昌事毕之后，遂发牌往济南府。

评：

开释屈渊一段，是节外生枝，不关本文。殊不（下缺）。

第六回刁奴才暗构灭门祸

词曰：调寄《如梦令》

不识蛇心佛口，认作忠肝能剖。忽尔肆含沙，还想托孤存后。知否，知否！此际请君消受。

话说富公在东昌起马，不数日，已抵济南府，各属远迎进城，坐了衙门。众家人并刁仁，陆续俱到，说了些一路的事情。刁仁到晚上，悄然至富公卧内，说道：“小人与老爷挣了两宗银子来了？”富公问：“甚么银子？”刁仁道：“小人到临青，听说老爷参了庄知州，又拿了朱门子。那朱门子之父，是开饭店的，小人却好下在他店中。那老朱说，庄知州要在按院处通个关节，审起来，只要把赃银卸在衙役名下，自己图个干净，转身也罢了，只愁没有寻门路处。小人问他，肯出多少银子寻门路？他说愿出三千两。小人想，这是上门买卖，又不是诈他的，取之无碍。故此，小人斗胆许他了，只要老爷不提亲审就是了。”富公初时不肯，那里当得他在旁边花言巧语的说，也就允了。刁仁道：“还有之事。兖州府知府，要求老爷题荐卓异的，也肯出三千两。小人打听他平日做官，水清玉洁，况且又是成人之美，是件好事。比不得词讼事，得了贿，便以直为曲的审理。为此小人也斗胆许了他，现有他两边家人在外面等回音，倘老爷允了，就将银子缴进。”富公道：“这件我还要察访，若本官平日果然端方清介，也就罢了。万一所荐非人，则未免上获欺蔽之罪，下蒙伴鼠之消矣。”刁仁道：“小人蒙老爷恩养七载，从前大小事皆忠肝赤胆，未尝有毫欺主之心。这件事，关系老爷一任巡方的声名，若是这官儿不是名称其实的，小人也不敢兜揽来哄家主，老爷何用疑惑。”富公被他这一席话，只得又允了。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候我拜客时你跟出去，（见见）他便了。只是要谨密些！”刁仁道：“小人理会得。”隔了两日，果然出去，把两宗银子取来交了。他也索了加三使费，又打了些后手。自此在衙内，每日在宅门上，百般唬吓，外边自属官乡绅，以至史书差承、皂隶门子，无不需索常例，稍不遂意，不

是骂，便是打。所以，阖衙门内外的人，见按院只有三分畏惧，见刁大叔倒有七分的害怕。或在外面取了物体，铺户总不敢来领价，他也只当忘怀，真个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！为此累富公的声名，也渐渐不好了。这且慢说。忽然一日，又对富公道：“如今老爷出巡那一府？”富公道：“兖州府。”刁仁道：“小人明日还先出去，打听事情，到衙门来会便了。”富公道：“使得！”当日无话。次日刁仁辞了富公出衙门而去。

却说刁仁此番出来，心里已做下了一篇丧良心的文章。他见家主身边的宦资，算有万金了，满心想做财主，意欲劫取他的。原先有个结义弟兄，唤做沈君章，与邢氏亦有旧交，原是赶脚的，专一与响马勾连，做些没本钱买卖。他运气好，不败露，所以积蓄了些家资。遂不去赶脚了，住在家，屯些粮食，赶趁集上营生，现住兖州府张家集。当下刁仁竟去与他商议，不则一日已到。却好沈君章赶集回家，见了刁仁，即叙了积年的阔别。便道：“兄弟几年不会，真个想杀了咱！咱三年前还做买卖的时节，几番在红花铺问你，俱说官司之后，往江南去了。为此咱每日挂心，今日甚风吹得来？”刁仁将本身始末，细说一遍。并说：“主人现有万金，特来与哥商议，取了他的！咱哥儿将来都做财主，岂不妙哉！只要想个取的法儿。”君章道：“官府的银子，不是容易取的，若是道上来，一路有官兵护送，这断不要想的。且问你，他如今身边有多少家人？”刁仁道：“大大小小只有十来个。”君章道：“咱有计了，这件事，有如《水浒》上智取生辰纲。一般人多无用，人少不能，须得有胆气、有本事的，八人足矣。待他出巡至本府，咱们白日埋伏城中，异夜从墙后破墙而入。那时你在内边，只消暗暗指点官儿的卧房，进去先拿住他了，纵使有本事的家人，也不敢动手了。不怕他不倾囊奉送！到了手，还从旧路而出，连夜缇城奔回，岂非万全之策。”刁仁听了大喜，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只是那里得这八个人？”君章道：“这里有四个，一个唤做弄杀鬼张燮石、一个唤做爬山虎陈六哥、一个顾大哥、一个张三哥。府里南门外，还有三人，一个姓王、一个姓朱、一个也姓顾，都有本事的。连咱可不是八个？包管马到成功，只要约定时举事。”刁仁道：“两三日间，他就起马了。今日是四月初八，准在三十日夜便了。只是还有一说，咱哥儿相交，虽是不分你我的，但有众人在内，因先要说过这件事，不枉我丧了一番良心，咱却要得个双股的。”沈君章道：“这个在咱。”刁仁道：“还有一说，到手之后，我也要避嫌疑，不好再出来。我分的银子，在存哥处，谅来哥是不欺我的。再过几时，我趁个空儿，带了家眷，到此一处过活。”沈君章道：“咱弟兄可比别人，是金不换的心肠，有甚么欺处！你只管放心。咱就邀他四人来，与你会一会。”说罢，就令儿子长儿去请，须臾都来了。刁仁一看，果然四条好汉子，当下坐定，彼此通名道姓了。

沈君章把上项事，对他四人说知，四人俱各欢喜应允。当夜吃了二三更天酒，四人散去。刁仁住了两三日，要起身，沈君章道：“有此正事，咱也不留你，你再听好消息便了。”当下约定日期，刁仁遂作别出门。张家集到府，只隔得四五十里地，不半日就到。富公尚未到，又候了两三日方到。刁仁便进了衙门，磕了一个头，捏上些鬼话说了。又说：“一路上，那一处不说老爷审豁了那冤枉人命，访出了凶身，尽道是龙图再世，真正好官。”富公听了大喜，重赏了他。

却说下马之后，兖州府属官乡绅送礼的，刁仁撺掇主人，无不全收。总之，他为自己收下，少不得是他的货。可笑富老言听计从，犹如在梦里一般。看看到了三十日，适值富公身子不好，不坐堂。是夜微微细雨，刁仁白日里备了酒肴，请阖宅的弟兄，假意殷勤，劝他们吃酒。因他的酒是〔够〕得吃的，众人快活，吃了酩酊，东倒西歪，各各离去，〔躺〕下睡了。刁仁是有心事的人，假意倒着，却不睡，一心等那时候。忽听谯楼正交三鼓，宅后隐隐有些哐哐之声，算来是了，便坐起身来。但听后门“呀”的一声响，一伙人拥进门来，都点着火把，拿着明晃晃的刀儿。刁仁跳起来，假意叫道：“甚么人？”只见为头一条大汉，把刁仁一把抓住，喝道：“不许则声！若则声，先杀了你。”原来察院里房子少，后边一带三间正房，东边是官府卧房，西边是幕客的房，正房之前，是东西两厢房，厢房前便是三堂，厢房都管家住。刁仁暗暗指点两个人，把住了三堂门，两个把住了两厢房。此时众管家酒尚未醒，见满堂屋里都是火，方起坐来，又被他们一声喝住，又见雪亮的刀，个个吓做团儿，在床上发战，连“饶命”两字都说不出来。刁仁又假意叫道：“大王爷！要什么只管取，不要惊动我老爷！”面上说，眼里看着东边房门。沈君章会意，便打进东房。富公明知是伙贼了，惊得动弹不得，坐在床上。沈君章举刀便砍。刁仁又假意一把抱住家主，跪下哀求道：“宁可杀了我，老爷是杀不得的。”富公道：“列位！要东西只管取，尔我无仇何必害命！”沈君章道：“论起来，你们做官的人，平日坐在堂上，作尽威福，咱爷们砍你一刀，也不为罪过。只是杀你也无用，有金银快快拿来赎命。”富公道：“都在房中，任意自取。”须臾间，四个人动手，将房中席卷打包完了，一把拿住富公说道：“你可送我们出去。”富公不敢不依，一声唿哨，都出了后门，到原进的墙穴外，才放了富公而去。刁仁扶得富公到了房中，已是惊得个半死的人了。忙检点房中，那庄知州与兖州府送的六千两，都失了，并杯缎之数。不想那颗印，偶然这日放在扶手内，连扶手拿去了。富公见失了印，那一惊可也不小！叫家人们流水出去，唤齐衙役，分头去报府县各官。不移时都到。一会儿，天明了，即传了城守武弁，督兵分路追缉，那里有个影响。富公对知府道：“本院年灾月耗

、罗此意外之多，如今失了印，身命所关，也不必说了，就是贵府县亦干系不浅！可速具文申报抚院，一面具题，一面通行追缉，本院即到省下待罪，候旨便了。”府县唯唯，拜辞而去。富公回到内房，即并众家人，唤过刁仁来，道：“我此番事不小，你随我数年，心腹相托，我也信得你过，今却有一件大事托你，不可有负！”刁仁道：“老爷有何吩咐小人，小人岂敢不赤心报主乎！但不知所托何事？”正是：

诗曰：

错认奸邪是好人，猫儿哭鼠信真真。
从来药石难为口，世态逢迎易进身。

评：

刁仁坏心，所利者财耳。设使富公不收此六千暮夜之金，则刁仁这篇丧心文章，未必就做。只因一念之失，改品败行，即为招祸之源。或亦造物假贼奴之手，以为投施之道乎！

又评：

读至此回，所可恨者刁仁贼奴，所可惜者富公。能明于远，不能明于近，何迷惑之甚耶！此虽云小说，而世之驱奴者，当以富公为鉴，可以免祸。

第七回遇飞殃烈妇誓节

诗曰：

百磨不怜方为节，留得声名万古芳。
一似寒梅经雪后，清贞依旧独传香。

当下富公对刁仁道：“我此番多凶少吉，本身之罪，自知不免；只刘瑾与我系对头，虑有毁巢倾卵之虞。我一生只有此子，意欲预先藏过，以防意外。但托孤之人眼前唯你。我如今将千斤担子交你，你急回家，悄然对夫人说知委曲。你夫妇领了公子，往山东去住着，只说你私自逃遁，致嘱夫人递缉的呈状在县，以为后计。倘邀天庇，朝廷不加重处，复图完聚。若我有不测，你好生与我辅养公子，如得成人，延我一线，不独你是千古义仆，竟是富氏之恩人矣！”说罢，潸潸泪下，刁仁也假意弄出几点眼泪来，答道：“老爷何出此言！自然逢凶化吉，决是无事的。万一不幸，有尴尬起来，小人向受大恩未报，将来为程婴、杵臼者，非小人而何！请自放心，必有负老爷之托。只是于患难中，实不忍别老爷而去，如今为公子大事，也顾不得了，小人明日就行。”富公道：“你有此心，我心始慰。”当日无话，次日富公写了家书，即打发刁仁起身去了。

却说山东抚院，姓李，讳湘南，虽与他是同年，但此事实不能周全，只得具题了。那时刘瑾正恼着富御史，见了此本，知他被盗失印，正中其机，就要

主张批个纽解来京的旨意，欲置之死地。亏了大学士杨公一清，是富公的年伯，揣知这一拿进来，性命难保，再四与刘瑾说道：“仓卒间被盗，原与失守城池者有间，只着该巡抚核拟便了，何必提进来！”刘瑾不得已，批了该抚从重严核具奏。杨公又另写手书，差人飞送李巡抚，嘱他不可轻拟，恐触了瑾怒。旨意到了山东，此时富公已在省下。李公见了旨意，即请富公进署，细细说知。便道：“不是弟不用情，年兄的对头不好，难以周全。杨相公见光景不妙，特写书与弟，托弟转致年兄耳。”富公道：“弟既犯罪，何敢希图侥幸，以累年兄，只凭依法处治便了。”两下又说了些朝政的事，就辞了出来。李公不敢轻拟，定了遣戍，并命妻具题达部。刘瑾以为轻了，就要处分问官，全得杨相公委曲挽回，方才依。但刘瑾明知富公有妾生一子，不容使其漏网，批令未分家之子，一并遣发陕西兰州卫充军，同城印官武弁，俱革职，仍着缉盗追印。兖州府知府，费三千金买荐卓异，不想此案内也革了职。可见富公荣达，各自有数，断不可强的。

旨下到了山东，抚按即请富公看了，说道：“弟效力不能为年兄周全，有屈了！”富公道：“这朝廷的法，与年兄何干？只求行文原籍，唤山妻辈来发遣便了。”话毕辞出，到寓即唤一家人，同紫霞过来，吩咐道：“你两人今日即起身回家，致意夫人，收拾料理，家事俱交富方管理。其余家人，要去者，听他自去过活。公子的事，可在本县起一回文来。还有一说，可悄悄对夫人说，钟相公久无消耗，我今日又值此一变，若带小姐同去，实不便；孤身留在家，又不可，莫若视一好对头，另嫁了罢。此乃一桩大事，断不可没主意，书已写下，可速去速回。”两人接了家书，忙收拾行李起身。不则一日，已到家。叩见夫人，呈上家书，把上项事说知。夫人此时，因刁仁到过，悉知其事，已将鹤仙交他去了。正在与小姐终日烦恼，又知（道）了发遣一事，母女哭个不住。既而夫人对琼姐道：“你父亲的意思，以钟郎杳无下落，恐误你终身，叫你另嫁，你意下何如？”琼姐听得，登时柳眉剔起，双颊通红，说道：“孩儿虽不识书字，然亦晓妇道从一而终之义，即使钟生不弃，客死在外，儿亦不萌再醮之心，唯有继之以死，以尽夫妇之情。何况钟郎尚在世间，断未有忽言更抱琵琶之说，背伦灭理，狗彘之行，儿岂为乎！钟郎若在，儿亦不忍分离父母，将来唯有追随戍所，以侍晨昏。况钟郎志诚君子，并非薄仁幸之徒，倘知遭此大（祸），自然踪迹孩儿，完聚有日，母亲断不可听父亲之言。倘必欲夺儿之志，则儿不敢丧名节，以偷生于人世也。”说罢，大哭。即取桌上一把剪子，把股乌云剪下。夫人慌忙去夺，已剪却大半矣，从此夫人更不敢提另嫁之字。有诗赞富小姐曰：

凛凛冰霜并碧霄，青丝一缕等# 薨。

男儿不惜平生节，独把真贞让阿娇。

夫人就把家事料理明白，尽交富方。其余事，悉遵富公书上吩咐。又将盘费银两，并细软之物，包叠停当，只候差人到，便起身。

隔了几日，山东提牌到了，县差人来催夫人、公子去点解。夫人即在屏门后对来差道：“未蒙之前，我小儿已被家奴刁仁拐遁，曾具呈在县，现差捕捉缉，烦你转禀〔老爷〕，恳据实回文。至如我老身，若你老爷肯看缙绅体面，免了一番点解，只消差人来，我们就起身了，不知可使得否？”差人道：“夫人见谕的，待我们禀过老爷，回复便了。”言毕而去。去不多时，又来说道：“我老爷说，公子的事，自然准富老爷之情，据实回文。若点解一说，此乃朝廷的法，夫人是钦犯，十分不能徇情，必须屈夫人一行。”夫人道：“我以前的话，无非要你老爷尽一番通口之情，我既做了钦犯，岂惜得出头露面？悉听便了！”差人道：“夫人见得极是。我们且去，明日早来，伺候夫人到衙门前去。”夫人见此光景，知不能迟延，遂连夜收拾停当，叫家人雇下了船只，当夜无话。次日绝早，差人来了，夫人吩咐打点轿子，即同差人至县前。差人进去禀了，出来说道：“我们老爷多拜上，不消夫人下轿了。这就是老爷的情面。只是吩咐致意夫人，今日便上船罢。”夫人道：“总之悉听！”差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也去收拾行李起身了，夫人请便罢。”即令轿夫抬回，夫人到家，又叫富方吩咐了一番，即同小姐上船，只带两个家人同紫霞，又带两个丫鬟。可笑一切亲朋，当初富公赴京之时，毋论亲疏，争先进馈送行，还恐不肯收他的；此时转身，连鬼也没一个来了。凄凄凉凉，母女二人开船而去。这也是炎凉世态，人人如此，真令人可叹！正是：

诗曰：

炎凉世态总如花，万紫千红蝶捧葩，
忽听杜鹃啼尽处，更无人泛武陵槎。

夫人见光景，暗自感伤，一路无话。不则一日，船抵青江浦。舍舟登陆，雇骡轿进发，早行夜住，涉水登山，说不尽风霜，客况之苦。行够多日，已抵济南府。夫人、小姐与富公相见，各各悲伤。又把小姐立志坚贞的话，说了一番。富公对小姐道：“我为父的，读〔圣贤〕书，身为风纪之臣，岂不知名节为重，而忍发此伤〔风〕败俗之念？只因遭此意外之变，我是获罪之人，岂惮劳苦。你是个不出闺阁的女子，岂可出头〔露面〕，远涉风霜，况我此去回乡未卜，恐一旦而作边磷，那时使你失足他乡，终何了局？况钟生负心远去，音信杳然，若留你在家，一孱弱女子，如何使得？实在事出两难，故发此不得已之想。”小姐道：“若论孩儿与钟郎，夫妇之情不问存亡，自无二心之理。若论父母之恩，则爹爹今日远戍边荒，身无亲属，孩儿岂忍不想相依膝下

？昔缙萦尚能舍身救父，儿岂惜出头露面之小节乎！一则尽孩儿为女之情，二则全孩儿夫妇之义，倘日邀恩赦宥，回乡完聚，未可料也。”富公道：“汝能克全节孝，千古名香，夏侯令之女不足数矣。有女如此，我死亦含笑九泉！只是数千里之遥，你闺娃嫩质，叫我于心何忍。况你兄弟虽有刁仁夫妻抚育，然终是骨肉分离，使我牵肠，此心已碎！”说罢，大家泪下。正说间，李抚院差人请，富公即起身进院，见礼毕。李公道：“尊眷到了么！”富公道：“今日才到。”就把小姐愿追随之话说了。李公称羨道：“年兄素行端方，自然该有此令媛，可谓是父是女。”富公道：“还有奉恳。小儿被恶奴拐遁，原籍已有回文，求年兄周全。”李公道：“俟弟委曲周全便了，但今日口驾者，有一言奉告。”富公道：“望赐教！”李公道：“昨日徐公有札说，刘瑾道是轻处分了年兄，尚不能忘情，只是撇不得老徐情面。恐逗遛在此，彼或另生波浪，令弟作速发〔遣〕，打发年兄起身。”言毕，将原书递与富公，富公接来看完，遂送还道：“极承徐公委曲覆庇，年兄又辗转提携，使弟卸结难报大恩！既权奸不能忘情于弟，弟亦当以性命置之度外。今贱内已到，并无未了事，明日即可起身了，年兄只管打发咨差。弟此去，倘天悯孤臣，不死异域，或图再拜尊颜也。”遂起身辞出，与夫人说知，收拾停当。次早解差赍咨文，先来知会。随后李公亲来送行，送程仪二百四十两，彩缎十端。富公再三不受，李公不从，只得拜领作别起程。李公送至十里之外，然后分手，一行人取路，望陕西进发。

评：

托孤一〔事〕，求之衣冠中，恐难其人，而乃孟浪，付给一个贼奴，富公其真瞽目者乎！

又评：

观世间妇女间，或有丈夫，仍然出不归者，心中遂怀无限怨恨，朝呼夕骂，无刻不萌再嫁之思。较之富小姐一段，凛然不可代之志，宁不令此辈怀愧羞死！

总评：

富公之于刁仁，始则惜其掎克之交，终则受其烟花之局，故陷之死地，尚迷而不悟也！若远色轻财者，何至于斯！君子是以于富公，不能无憾也。

第八回探消息书生投网

词曰：《蝶恋花》

纷纷魑魅寰区绕，我还疑碧天犹未晓。个中机谷知音少，当头一棒今了了。遍天涯消息谁讨，冤家路窄，忽遇前山獠。一片含沙何处扫，令人扼腕增烦恼！

富公挈家赴戍，一路无话，暂且不提。却说钟倬然当时因遭邢氏谗言，以至翁婿生嫌，一愤之气，带了庆儿，飘然出门。到母舅宋武城家，说知来意，叮咛有访问我的，只说不来。所以当日富公，着人到宋家询问，回说不来耳。一住数日，即往浙江西湖，并越地之山阴禹穴间，遍览山水之胜。往来忽经数月，因想起父亲有个好友，是丹阳人，姓薄，名字凉，出了贡，现任河南开封府通判。还有父亲一个门人，姓符，名清，字秋云，是举人，在山东东昌府莘县作宰。不如此去看他们，遨游山水，也是快事。主意已定，别了母舅，买舟至浦口，雇了牲口往开封府进发。不则一日已到，下了店，即去往谒。农民进去禀了，原来那薄通判，年已望六，其为人也，目有炎凉，心怀刻薄；其为官也，喜收暮夜之金，能吸穷檐之血。为此履任以来，从无亲往朋来。因知钟生乃富御史之婿，见了名贴，即叫请进内衙相会。倬然进内，礼毕，坐定。未叙寒温，薄老先问：“令岳大人一向万安？”倬然道：“托赖福庇。”又说：“令先君与学生，为莫逆之交，不意仙游，使学生尝抱人琴之感。又因一官匏系，寄迹他乡，致与贤侄又久疏世谊。今幸获赐教，欣慰鄙怀！”倬然道：“先君在日，久叨知爱。不幸小侄怙恃继失，家道飘零，一向寄食外家亲朋，父执交概疏阔。今因家居无聊，游学中州，使侄获瞻山斗，何怜如之。且入境即闻老年伯政声匝野，民歌五袴夸，不胜庆羨。”薄老即吩咐将钟相公行李搬进宅内，遂设宴款待一番，情绪迥出寻常，倬然甚是感激。一住数日，即欲辞行，薄老死命苦留，说道：“贤侄岂比外人，虽然荒署慢贤，亦岂有到此即去之理！且请宽心，况尚有事请教。”倬然见他留意至诚，只得住下。又隔了数日，只见薄老欣然进书房来，说道：“恭喜，适见邸抄，令岳已钦召进京矣！”倬然道：“家岳宦游之念又澹，何忽有此举？”薄老道：“乃词林姓倪者，特荐的，只是学生有一事奉恳。”倬然道：“有何教论？”薄老道：“不佞历俸已深，今值计典之期，欲请老侄入都，转恳令岳，介绍图一升转，不知老侄肯用情否？”倬然道：“老之事，小侄该效微劳。但近来与家岳不睦，不屑去求他。”薄老道：“这又奇了，老侄乃令岳之赘婿，情同父子，却为何不睦？”倬然便将宠用刁仁，赌气出门的话，告诉了。薄老听罢，就疑倬然是丈人逐出来的，无所依归，来此就食的。便应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又说些闲话，便进去了。自此一连两三日，不出来陪，家人们伺候并供给，也十成其七。是什么缘故？原来此老势利肚肠，以前的情全是奉承他丈人的御史，并不是念平昔的世交。因听见说翁婿不睦，知是奉承来无益的了。所以就转过脸来，诸凡冷淡了，这叫做箭无虚发，势利的人往往皆然。倬然见此光景，也就会意了，不觉长笑一声，赋律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苍凉长剑倚秋天，孤客高吟寄短篇。
世事人人诩个是，寒暄处处尽皆然。
不愁老马终悲口，岂效歌鱼近乞怜。
风浪几经余劲骨，笑听篱下大声传。

次日即束装辞行。薄老假意留了一番，即送出程仪二两。倬然道：“老伯请收了，小侄此来，不过念故旧之情，实非图苟且，以作抽丰之客。况囊中尚有杖头，不烦费心，厚惠断不敢收！”作谢了就行。薄老亦不多让，即送了出门。主仆二人仍到旧店中，谢了他即雇了牲口，往山东莘县而行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莘县，即在东门外，寻了一个尘远庵作宿。庵僧超凡，原籍也是丹徒，知是同乡，慨然留下。且意况甚觉洒脱，倬然亦喜。次日遂进城，往谒符知县。原来那符秋云，平素为人、做官操守，与薄老不相上下，也在丹徒西门住，家中人不时往来，已知钟生是丈人恼他出门的。当下见了名帖，思量他此来，为久住之计，不好打发，终久招一怪，不如不见的干净！叫农民回说：“老爷在此，因畏功令，一概绅衿亲友，并不接见。况来往的多，亦未知真假，名贴也不敢领。”倬然听了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我便是惯冒名哄人的光棍！”叫庆儿接了贴，就走。倒是庆儿愤愤的说道：“你老爷，是我老相公亲授业的门人，如今做了官，眼睛忒高，看不见人了，天地君亲师，也没有的，还亏他在此做官！”倬然连忙喝住，叫他跟了出城。

回到庵中，想着资斧将竭，作何区处？即点坐潜思。那超凡询知符知县不见缘由，又见倬然这般光景，便问道：“相公有何心事，可能赐教否？且（未）来还是或行或止，或者贫僧能为你分忧，也未可知。”倬然听他词意慨然，似非世俗中人，遂把出门的缘故，并河南的情由说了。便道：“小生目下，身心如浮云流水，茫无定向，兼之所谒非人，势处阮籍之途，未免杨朱之泣，故在此踌躇不决。”超凡道：“这等看来，相公是个不趋势利，忠诚耿介之士了。可敬，可敬！你请放心，僧虽是方外少年，时也曾替人排难解纷，千金一诺，眼里也认得几人，人喜的是扶危济困，恼的是附势趋炎。你既是艰于进退，一年两载只管在此，总不烦你费心。正可安心习静，以图进取。僧与尊驾结个云水之交，何如？”倬然听了，说道：“我只道风尘多势利，何期世外有高人！既蒙美意，只得暂借一枝，容图厚报！”超凡笑道：“僧岂望报之人乎！若望报，则与世俗一流矣。”倬然亦笑道：“以吾师之大雅，反是小生失言了。”从此倬（然）在庵中，别无一事，日与书籍为伍，暇则与超凡谈今论古而已。

却说庆儿见主人进退无计，寄食庵僧。暗想：“我随在此，有何出头日子，不如走回乡去，别图生（机），有何不美！况且还剩二两银子，再偷他几

件衣资，卖来够做盘缠了。”主意已定，次日五更起来，收拾停当，悄悄开了门，飘然而去。天明超凡起来，伏前装香，只见大门都开了，即往庆儿房中一看，行李俱无。遂叫倬然说知，倬然道：“不消说得，此奴见我处于岐路之间，遂生背主之思，小人之心，一险至此。可恨！可恨！”超凡道：“人情欢乐则聚，患难则离，洵不谬矣！但如今衣冠，谁不俱炎凉之眼。即薄老与符君可鉴，岂可独责之小人乎！此平常之事，不足为怪的，只索之一笑。”倬然听他说得透彻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自此日月如驹，住在庵中，不觉一年有余。忽然一日，超凡在城中回来说：“闻得新任巡按，是令岳，可去见他么？”倬然道：“翁婿至情，只因他忠言逆耳，不识贤愚，故尔愤然出门。但他现任此地，若去见他，反觉势利了，只是不去的妙！”超凡道：“见识极是。”又迟了几时，听得出巡兖州府了，值此患难之时，我若不去，谁与料理家。超凡道：“避之于显荣之候，趋之于患难之中，真豪杰胸襟，血性汉子，难得，难得！如今足下，只该到济南府一询便知，此处去亦不远。贫僧与你打点盘费起来，明日就行。”当夜无话，次早起来收拾行李，超凡送出盘费十两。倬然道：“不用许多！”超凡道：“出外的人，多留些在囊中，也好防意外之需，倘有缓急，更求谁去！”倬然方收下了，谢道：“吾师为世外之高入，早已超脱在世俗之外，一切感激套话，不敢赘一字，总勒之于心耳，但小生此去，行止必有信至吾师。”超凡道：“僧家迹踪无定，亦不必寄信来。”原来早上，超凡已雇下头口，当下便分别起身。不则一日，行至高唐州，天色已晚，即在东门外一个大饭店中住下。少停，即请店主人来问富公的事。那主人家道：“富按院问了军，往陕西去，才起身不多时。客人与他想是亲戚么？”倬然未及答，只见内边一个人来，急急的叫了主人家进去。你道这主人家是谁？原来就是沈君章。他与刁仁同展，开下此店，这段情由，却在富公问军之时同时的。所以不便说了这边，又说那边。待我如今慢慢补说出来。

当时，刁仁自从在兖州府，领了富公家书，到家见了夫人，假哭了一场，说上一大些忠义的鬼话，夫人一时也信他了，把一个儿子，竟把他了。那鹤仙是邢氏从小领在身边，至今不离的，此时已有七岁，有甚不肯去。夫人又将几十两银子与他做盘费，一夜里飘然而去，挈家竟至张家集沈君章家住下。原来当时打劫之银，沈君章分了一半，一半分与众人，绸缎等物亦如是，彼时就有个一号鲸吞之意。因见他夫妻到来，遂哄刁仁道：“兄弟这宗银子，放在家里，恐怕有个差错，我尽寄出在外，对你说个明白，使你放心。”刁仁道：“哥说甚么话，弟有甚么不放心！但那颗印，你们不拿来也罢，如今在否？”君章道：“那有心要他，只因在扶手内，开看是印，那印我现埋在地下。”自此刁仁住在沈家，邢氏与沈君章常常温温旧情，好不快乐。隔不多时，不

想严查此盗案，乡村城市各处稽察。又因刘瑾必欲追究富公之子，恼李巡抚庇护，以拐遁审责，竟把他降三级调用了。仍往原籍，并山东两处查缉。两按同在严急。此时君章的邻居，见刁仁一家来住下，就有人来问。君章虽支吾了去，终久疑心生暗鬼，坐立不安。想着有个外甥，在高唐州住，唤盛二，是禁卒头儿。与刁仁商议了，竟迁至高唐，在东门外赁了一所大房子，开着个大大的坊店，接宿来往的人。恐富公子的事发作，刁仁遂改姓了王。幸而富夫人当日禀县报呈，只说刁仁拐遁，并不说刁仁是山东人。所以此处，也没有人疑心，况且也没人认得他。却这日，倬然下在他店中，正在对沈君章动问富公的事，却好刁仁在里边走出来。听见外面说话的声音熟，就住了步，在门缝里张看，认得是倬然。为此使君章的儿子长儿，叫了沈君章进去。当下刁仁道：“你与他讲话的人，就是老富的女婿钟倬然。便是我的对头了。”“怪道他进门就问老富”。刁仁道：“我却要和你商议，此人最罡，将来回江南，知道我领了他舅子来，必要追究，就有些不妥了。况丈人不在，权归于他，万一被他访着我了，可不是反吃他的亏！不如先下手为强，非（想）个法儿算计他。”沈君章道：“店里人多，别事难做，现今奉宪搜查富公子，他是富御史的女婿，不如等我州里去禀了，拿他去追究，官府自然将他收监。那时只消托我外甥，预先替一个病呈，悄悄弄死他，谁来要了命去么。”刁仁道：“绝妙、妙、妙！只是他明日早就起身了，须今夜就禀。”君章道：“我如今就去！”忙穿上袍子，就往衙门，不多时，带了两个公人来了。沈君章即指定倬然道：“此位就是富按院的女婿、钟相公！”不由分说，差人就将倬然一索拴了就走。倬然正不知为何，□□□□怎么说，那公人不言语，拉了就走，一径到（下缺一面）匿富公子者，一并治罪。本州也不听你的狡辩，只解之上台，你到那里分辩便了。”说罢，就吩咐收监候解，遂退堂进去了。倬然此时，已属百喙难辩了，只得随了禁卒进监。正所谓：

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

评：

倬然算计得停停当当，至簿、符二处，不意闭门不纳，无心中遇超凡，反能慷慨留宾，可（下缺）

第九回脱天罗奇逢患难

词曰：调寄《惜春飞》

偶到南山逢白额，此际实难筹画。陌路来到聂提山，樊笼情浥溢。地阔天涯游子怯，□□缘幸未相隔。寄语尘中客须识，恩仇报在咫尺。

倬然到监中，正疑心店家为何知我是富按院的女婿，那里想到，是刁仁要害他的缘故。又想：丈人既问了军去，鹤仙何故不随去，却是何人藏匿了，今

日尚在查缉！左思右想，竟想不出其中委曲。当下有个看守禁卒在内，即央他去店中取行李。那人有二十开外年纪，姓尚名义，做人忠厚本分，和颜悦色。此时见倬然央他，即慨然就走。只见外边又来了一个禁卒，相貌甚恶，此人是君章外甥盛二，乃禁卒头儿，他受了母舅吩咐来的。当下问尚义那里去？尚义道替姓钟的取行李。盛二喝道：“放屁，这是什地方，容易出入自由？你可知道，这里原是有天无日之处，除了钱财，并不认得人的所在。打帐轻易取行李进来，除非你丈人还在此做按院，方由得你这般性儿！”遂吩咐尚义道：“这是藏匿钦犯的罪人，好生看守。”说罢，出去了。倬然只当付之不睹不闻，长笑一声道：“今日方知狱吏尊，周勃尚然，何况于我！”暗忖身边还有几两银子，倘或解上司，好做盘缠。索性不与他，凭他怎么便了。那尚义见盛二去了，便对倬然道：“相公，你请放心，他虽是这样说，有我在此照管，要什么，只管对我说。我虽是个禁卒，却无处不行些方便，我见相公是个斯文人，有心要救你，只是事情大了，无可效力。晚间，我自有被褥与你睡。”倬然听了，着实感激他。暗想，此辈中也有好人。身边遂取几钱银子送他，他再三不要，两个说说话话，倒讲得投机。倬然便把查缉富公子的情由，问他是怎的？尚义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相公你果不知情的了。咳！可见屈事原有，但我也不知其细，只晓得富老爷问了军，奉旨夫人、公子都有名的。不想江南回来，说公子被家人姓刁的拐遁了，这边抚院也是这等回去。后来部驳了，将抚院降三级调用了，丹徒知县也革了职。定要查缉富公子，所以行文江南、山东地方严查，不想相公你撞在这网里来。”倬然听罢，才明白这个缘故，必是刁仁拐去了。

正说间，只见盛二又来，看了一会，叫了尚义去，好一会才回来，却好天色已晚。原来这监里犯人少，连倬然止得三个。是夜尚义引倬然，办在外边一间房里睡，把自己的被褥，打开铺好，对倬然道：“相公今晚权睡一睡罢。”倬然道：“多谢！”尚义又说：“待我去收拾晚饭你吃。”倬然道：“今夜不吃，既承美意，有茶借一壶足矣。”尚义道：“有。”遂去烹了一壶茶来，与倬然吃了，他自己另打一铺，对面睡下。倬然见他闷闷不悦，口里不住的說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及至问他，他说自己有心事，倬然也不再问。到了三更天气，倬然方&’睡去，觉得有一人乱推，吃了一惊，开眼一看，却是尚义。口里叫道：“钟相公起来，我有话说！”倬然见他这般光景，正不知为何！披衣而起，问道：“甚么话？”尚义道：“那店家与你仇。”倬然道：“素不相识，仇从何来？”又问：“有个姓王的，与你仇么？”倬然道：“也没有！总是我从未到过此地，焉得有仇人？”我亦正疑那店家为何知我是富按院的女婿？”尚义道：“这个我也不知委曲，只是老实告诉你，那姓

王的，与店家是伙计，两个商议了，要害你性命。那白日里来发话的，唤做盛二，是那姓沈店家的外甥，他〔叫〕我去计议停当，明日先在官府处，报你有急病，到晚上，要我帮他把你缢死，许我二十两银子。我口里虽应允，心里却要想个法救你，所以左思右想，竟不曾睡，特与你说知。”倬然听了，惊得目瞪口呆！细思这两人，并〔未〕识面的，因何要害我命，却从那里想起？便道：“尚兄，你可救得我么？”尚义道：“我踌躇再四，别无计策，三十二着，走为上着。我左右父哥俱亡，又无妻室，这监里就算是我的家，并无挂碍。明晚盛二必亲到这里，难做手脚了。趁今夜天还未明，收拾了行李，和你同走了罢！我有个亲戚，在真定府枣强县住，到那里另商议计。”倬然道：“你的大恩，使我图报不尽！”而两个遂忙忙的将衣服行李，收拾停当。幸而监内，连尚义只得两个禁卒，那一个，只得十六七岁的孩子，睡得像死人一般，况且又在里面犯人屋里，那里知觉。凭他两个开了监门而出。东门开得早，挨出了城，不敢从大路走，拣着小路往前，忙忙而行。

那一日，赶到了武城县，离高唐有站路，心上稍安。可怜倬然何曾走惯路的，没奈何走了一日，困乏已极。是夜宿于武城旅店中。次早起来，二人都雇了牲口，取路望枣强发进。行了数日，到枣强止隔得四十里地。那一日，贪走了几里地，走过了宿头，巴不到前途，天色黑了，见大道旁，有个庄子，地名锦石林，两个只得进去寻人家借宿一宵，自当相谢。那老儿见倬然是个斯文，连忙答礼道：“你们想是走过宿头了，此处并无歇店，别家是不肯留的，我那行些方便，留一宿罢。”遂引了二人进来。虽是庄家房子，却也雅致洁净。到客位里，放下行李，坐定。倬然动问他上姓，老儿答道：“贱姓屈。”也回问他二人，倬然随口答道：“我们姓张。”老屈道：“二位请坐，我去吩咐收拾晚饭吃，待我叫小儿来奉陪。”说罢，往内去了。须臾，他儿子出来，动问了些闹话，遂掌上灯，引二人到东首一间小房里来，将行李安放炕上。倬然举目四顾，只见中间一只桌上，供着一个木主，上写着：

龙图再世神明代巡富公长生之位

面前供着一个香炉。倬然便问道：“这个木主，为何而设？”那后生道：“客人，一言难尽，让我告诉。我唤屈渊，去年在临清做买卖，遭到一场冤枉，人命盗情的事，监在监中，自分必死。亏了巡按富老爷，私行亲访出了杀人凶身，开释了我，又赏了盘费，打发宁家。我因感他活命之恩，无门可报，只得立此木主，朝夕辨一炷香拜他。”说完，又叹口气道：“只是天道不明，这样好老爷，被丧良心的强盗，打劫了他，失了印，累他远戍边方。我前日闻他起身，特特赶去送他，也尽我这点下情。不想去得迟了，赶不上。”倬然听了，知道就是丈人。便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该感激他。”尚义见倬然不说什

么，也便不做声。倬然此时，见丈人的木主，虽怨他当初的信谗，到底动了翁婿之情，念他从小收养之恩，只管呆呆的，对着木主看，几至泪下。屈渊道：“尊客莫不与恩主，有些瓜葛的么？”倬然暗忖，此人既受丈人活命之恩，又见他父子俱像忠厚的，料无他虑，便答道：“既是患难中人，不敢相瞒，其实是家岳！”屈渊听得，连忙叩头下去，道：“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。”倬然扯他不住，只得同叩了一首。屈渊道：“天幸相公辱降，使小人见相公，即如见恩主一般。请问相公何往？”倬然遂把真姓名说了，又将前后情由，细述一遍。屈渊道：“天不佑好人，怎么有这些不如意的事！既如此，相公不必他往，敝处幽僻，小人三年两载，养得你起，住在此再作计较。”又入内请出其父来，重新见礼。老屈道：“初时不知恩主爷的贵戚，多多得罪！”倬然也谢了一番。那老儿进去，重整酒肴果品之类，不移时，摆上八座就饮。倬然道：“小生今日之遇屈亲翁，真可谓患难奇逢。既承高谊，在此也甚安心，只是不知家中消耗，贱内不知同家岳去否”妻弟不知果的是何人拐遁？每一转念，食不下咽。”屈渊道：“不须过虑，过两日，待小人亲赴江南，到府上采一确信来便了。”倬然道：“若得足下一行固妙，只是搅扰已不当，如何又敢动烦。”屈渊道：“相公休说这话，小人受老爷大恩未报，岂惜这些步履之劳，谅我做得来的事，任从驱使便是。”吃完了酒饭，收拾就寝。自此一日三餐，极尽恭敬。

隔了两三日，屈渊道：“我收拾盘费行囊了，相公你写下家书，小人明早就起身了。”倬然见心，真心肯去，当下写就家书。果然屈渊次早要了书，往返一月有余，回来了。打听得富小姐不肯改嫁，随往戍所的话，又说家事是富方管理，公子确是什么刁仁领了去，只是目下为公子的事，着实严急，富管家竭力支持，费了好些钱钞。我为此不敢到府上投家书，只在邻近打听了此信来，原书带回，相公急切断不可回去。倬然听得小姐的信，心如刀割，不觉惨然泪下。尚义劝解，终不能释然，当下致谢了屈渊。是夕，赋律诗一首，而寄所怀。诗曰：

几载天涯客，宁忘鼓瑟人，
端庄知素志，冰操见贞真。
砥柱流中劲，梅花雪后春，
关山千里梦，数点泪痕新。

却说高唐州因倬然走了，之后，州官将盛二责三十板，也下了监，遽了越狱，通行追缉，声息渐渐紧起来。倬然与尚义商议道：“起先解到上司，倒还有分辨，如今出去，竟分不得皂白了。又恐连累屈渊，不如再往别处走走。”

因对屈渊说知，屈渊道：“就有连累，我无怨。只是没个定向，往那里去好

？我却想着个地方，不知钟相公意何如？”倬然道：“是何处？”屈渊道：“小人有个表叔，姓吕，名人表，原籍枣强，因他父亲曾在江西南昌府属作二尹，卒于任所，他就营在彼。不想遇际宁王甚爱他，用为门客，诸事信任。现今家资巨万。他原是秀才，做人慷慨好客，仗义疏财。前有家书来，叫我去走走，我因父亲年老，不敢远出。他书上又托我，在本地请个先生，去教他儿子的书。我如今送相公到那里，倘少西席，则为西席，如有了西席，彼亦必然相留。以相公之才品，得他荐入宁王，或者倒是一个机会。况闻宁王招贤纳士，去无不留的。”倬然道：“我也不敢希望西席，奈日下徘徊岐路，既有这个令亲处，只得暂为鷓（栖宿。”屈渊道：“只是还有一句话，如今相公是避难之人，须暂改换姓名方好。就是表叔处，亦不可说明。”倬然道：“极是！我如今把钟字去了半边，姓了金；把那半边拆开，是千里二字，做了讳。且与足下相遇甚奇，号为奇遇，可好么？”屈渊道：“甚好！”倬然道：“只是事不宜迟了。”屈渊道：“小人就打点，明日起身罢。”当夜无话，次早起来，收拾停当，辞了老屈，三人即起身往江西。倬然是个傲气的人，因出于不得已，千里投人，在路感怀，口占一律诗曰：

问遍河山岂胜游，鸟啼%路草含愁，
诸君请拭新亭泪，孤客难消宋玉秋。
傲骨羞从贫处折，短歌聊为世情酬，
眼前日月虚相过，未必陵阳晚拜侯。

屈渊在路上，又说道：“我却还有一个商议哩！此去钟相公自然说我送去的先生了，只是尚义儿说甚么人，只得要权时得罪了，可认作钟相公的管家罢。”倬然道：“这使不得，我心何安！”尚义道：“这有何碍，就这等罢。”计议已定，晓行夜宿，水陆奔驰，行够多日，已抵南昌府。

原来吕家住在王府东首。进得城来，问至他家，果然住着个大房子，门前站立些管家。那管家问了三人的来由，即进去报知。须臾，那吕人表出来邀请，至大厅上，叙礼毕，坐定。倬然看那吕人表，四十左右年纪，修髯仪面，态度温和。当下人表先与屈渊叙了久阔的寒温，次问倬然。屈渊代他说了籍贯并假姓字，又将来意说了，倬然也道了一番初会的套话。人表看倬然风流倜傥，先已欢喜，及至论谈之际，见他风生籍籍，出史入经，连声赞道：“台兄少年大才，玉堂金马之品，当今第一流人也，弟恨相逢之晚！”是夜设宴盛款。次日，即率两个儿子，大的十五岁，名匡力，小的十三岁，名襄力，拜从受业，宾主欢然。

评：

尚义之救钟生，是烧冷的人，不似薄老之不放空箭。可见仕路中人，不如

一禁卒，能不慨之！

第十回陷黑狱卖女求生

词曰：

《南乡子》人说干将利，我道孔方无义。爱汝丰姿，骨肉能相刺，盟山誓海从教弃！犹望同舟济，岂料刁仁施毒计。一命付南柯，撇却娇妻，爱女分离，从前妙算浑如戏！

这回且按下钟倬然，在吕人表家坐西席不提。话说刁仁在高唐州，无意中遇着了钟生，便商议出这毒计来，要害他性命。彼时，盛二不肯，许了他几十两银子，方才应允。不意钟生走了，州官把盛二打了三十板，监着。那盛二本来也是歪人，况且从来小人原无肝胆的。高兴头上，贪了财，便应承了，及至祸患临身，自然抱怨在刁仁身上来。不料，州官当时连夜备文，将钟生报过府的了。如今上司提人，州官只把盛二重责。刁仁只得与他上下衙门用钱料理。沈君章又从中间打些夹帐，共费了四五百两，才弄得盛二再去着缉原犯，将这件事做了。未完，盛二几番要说出刁仁买嘱他，谋害人的缘故来，刁仁只得央沈君章转求他，被他诈了二百两，方才默然。刁仁此时着实懊悔起来，思量害人，那知害了自己，做了扑灯蛾。终日愁闷，店也无心开了，因而旧病复发，一心只想去赌钱，思量赢些转来补空。不料，又做了滚汤浇雪，不上半年，把从前在富家克克剥剥，欺人哄诈的财物，输个罄尽！沈君章见他这般行径，暗忖：我留他一家在此同住，原想吃他些银子。今见费了这些，又见输个精光。一日，对刁仁道：“兄弟，咱与你说明白，富家之物，你该分一千两。除了官司用的，并你输的，算来所剩不上百两了。咱只管包在身里做甚，咱情愿吃些亏，找你一百两，各自营趁罢。至于一向盘缠，咱哥儿面上不算了。”刁仁此时明知被他吃了去，所谓强更有强中手，既落在手内，悔之无用了。只得忍气吞声收了银子，自此二人就有些言和意不和了。况且邢氏与沈君章睡得滚热，反厌起刁仁来了，终日与他吵吵闹闹。小凤此时已有二十岁了，只因刁仁心里要留他在家，仗他姿色，教他传母业，赚些大钱，故意不许人家。就是小凤心里，还望倬然之订，巴不〔得〕能不嫁。只是他立心端正，揣知其父之意，便自韬藏，不肯轻与人见。知道刁仁要害钟生一事，心中着实忿恨，常常借题敷演，把其父数落一场。所以刁仁受其妻女絮聒不过，主意要收拾了些本钱，往外做买卖，要邢氏拿些来凑本。那知邢氏私蓄还有，只因丈夫心变了，分厘不肯。刁仁气愤，止拿了那一百两，收拾行李出门。想着有个朋友，原是赶脚的，住在河涧府故城县郑家道口，姓陆，名国文，要同他买了枣子，往南边发卖去，故一径往郑家道口来。不则一日，到了陆国文家，天色将晚，却好国文在家，两个叙了寒温。国文道：“数年不会，一家在那里？”刁仁道：“向

在京里往来，如今住在高唐州，在家闲不过，特来与哥商议，买些枣儿，往南去做买卖。”国文道：“来得甚好，咱正想卖了口头，出去混混日子，咱哥儿可好做个伙计。”讲了一会，忙去收拾晚饭，二人正要坐定吃酒，只见门外拥了一伙人进来，不由分说，将他两个一索缚了。陆国文叫喊起来，内中一个骂道：“好贼！你干得好事，还敢嘴强。”兜面便是一掌，打个踉跄。众人动手，将家里搬个精光，把他妻子交与地方，带了他两个便走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数日前，陆国文合了一伙响马，在故城县地方打劫了一个京官的兄弟，有千余金资囊，那兄弟坐在故城县里，要县官拿这伙贼。县官差了番子手，遍处查缉，拿了三个，当堂招了陆国文，为此来拿他。不想刁仁造化低，却好撞在这网里，也拿去了。总是他处处坏了良心，所以有此意外之祸。

当时拿到县里，县官连夜就审，将他二人一夹，陆国文招了。刁仁招实良民，并不知情，乃是来探亲的。县官道：“你与贼人亲戚，必非善类！”喝令再夹。看官，听说：夹乃极刑，即使能受者，也经不得一连两三夹，总有十分冤枉，亦只得招了，且偷生顷刻。故此凡为官之人，听审必须虚心度理，不可逞一时之怒，视夹棍为散愁解闷之轻意用他，这便是造福无穷了。当下刁仁受夹不过，只得屈招了，下了监，也埋怨不着陆国文。常言道：“小姨上了妹夫门，来的不是！”只是身边之物，并行李都失了，实是冤枉的。家信不通，那里有钱，要央个人往家通信，情愿厚谢。那些禁卒，是杀人不皱眉的魔君，那管你冤枉不冤枉！只因要他的谢仪，且等家信通了，好索他的常列钱。内中一个禁卒道：“既然你肯厚谢，可写家信，我替你走一遭。阿弥陀佛，我叫张佛子，极肯行方便的。”刁仁道：“若得爷发这点慈悲之心，便是我重生父母了。”遂借了纸笔，写上几句粗话，与沈君章说道：

弟命该死，方到陆国文家，不料国文数日前做下不良之事，弟正撞在网里，受尽极刑，有口难分。现今在监，口食无度，使用全无，谅来多死少生。乞望哥看弟兄情分，千万设处钱钞，亲来料理。再者作急寻个人家，打发小凤出门，将财礼来救命。至嘱至嘱，千万千万！ 难弟刁仁具

将字封好，写明住址，交把张佛子，佛子接了，次日就走。

不二日，已到高唐。沈君章是开饭店的人，一问便知。却好君章在家，问了来意，接了那封信。他不识字，拆开央对门一个人念了一遍，便对张佛子道：“虽承张爷枉顾，但在下与他实非亲戚，他出外做买卖，也不知他外边的事。张爷请坐，在下拿此信，去与他家里人看了，再商议罢。”遂一面吩咐店里伙计管待，自己往内，对邢氏说知。邢氏全不在心上，说道：“这样人，死了倒干净！”君章道：“你心上要救他也不？”邢氏即睁圆浪眼道：“救他则甚！我为他丧尽体面，挣得钱来只好供他赌，累我东来西去。从前想起来，并无

一些好处，叫我丢不下。实对你说，我舍得他死，安心不妙（要）他了，怕天下断了男人种么？”君章道：“咱有句知心话对你说，不如趁此机会打发他上路罢，咱两个做个长久夫妻，可不好么？”邢氏道：“我的乖乖，咱两个是割不断的了，有甚么闲话说，你有事只管去做。”君章道：“他字上叫打发小凤出门，我看这丫（头）诸事倔强，终日长吁短叹，留他在家也不相安，不如着他去罢。”邢氏道：“女儿大了，终道是人家的！这丫头我也看他不上。”君章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托人寻主儿去。”言毕，出门去对一做媒的朱小泉说了。次日即打发张佛子起身，说道：“烦爷先去，在下已对他家里说了，要设处钱钞，一时无措，待他们设处了，在下就来。”送了张佛子一两盘缠，佛子接了道：“弟在县前住，只问张佛子人人知道。君章兄若来，即到舍下便了。”遂作别而去。

话说朱小泉隔了一日，就来说道：“有真定府一个大财主，姓乌号量涵，在此要娶妾，若看中了，肯出一百五财。若你们肯，我便同他来看。”君章道：“今急如星火要救他父亲，有甚不肯！咱自对他娘说，你只管领来看就是了。”小泉遂别去，去不多时，果然同一个人，衣冠楚楚而来。邢氏将女儿打扮得十分潇洒，那人一看，便中了。当面讲财礼，君章拿班做势，那人见小凤人物标致，添到一百六十两。即日就送了财礼，约定次日要娶。君章依允，忙忙的便去备些出嫁的衣饰。小凤此时，已知打发他远嫁为妾。便对邢氏哭道：“母亲，你舍得将我远去，若是这宗银子去救父亲，我亦无怨，你不要被人蛊惑了，置之不理，你女儿死在九泉也不瞑目的。况且，我看昨日来相我这人，身上穿得体面，而举止轻佻，出言粗蠢，料此人定非正经人。你女儿此去，不知如何结局！生离死别，总在今日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邢氏虽心若顽石的女人，见他说得伤心，也掉了几点泪。劝道：“你不必多忧，沈伯伯打听详细，万万无错。虽是到人为妾，倘生得儿女，后来也有受用的日子。”沈君章的老婆汤氏，也来相劝，小凤只得住了泪。次日，朱小泉即领了轿子，娶新人来。邢氏遂打发小凤上轿，因那姓乌的说，当日就要起身的。沈君章即备了头口，送过门来，果然那姓乌的就收拾了车辆起身。沈君章送腰站地方，小凤哭哭啼啼，千叮万嘱，托他救父亲出来！君章安慰了一番，分别回家。对邢氏道：“好了，去了这丫头，眼前也清静些，只是鹤仙，只得七八岁的孩子，看他气质甚是不好。以前他家里的都知道，就是前日为钟倬然逃走的事情，州里差人来说起，不知怎么听见了，就对我说：“沈伯伯，那人说甚么钟倬然？我记得我姊夫也叫这个名字。我喝住了他，他就不言语了。我想来留在身边，万一大起来，知了我们的事，可不是养虎害身！我也要寻个法儿，弄他出去。”邢氏道：“这个且慢，你往故城县去要紧，看了一个下落，大家放心些。”

”沈君章道：“明日就去了。是夜，与邢氏大整旗鼓，掀天塌地的干了一夜。

里的都知道，就是前日为钟倬然逃走的事情，州里差人来说起，不知怎么听见了，就对我说：“沈伯伯，那人说甚么钟倬然？我记得我姊夫也叫这个名字。我喝住了他，他就不言语了。我想来留在身边，万一大起来，知了我们的事，可不是养虎害身！我也要寻个法儿，弄他出去。”邢氏道：“这个且慢，你往故城县去要紧，看了一个下落，大家放心些。”沈君章道：“明日就去了。是夜，与邢氏大整旗鼓，掀天塌地的干了一夜。

次日收拾出门，一路早行夜宿，到了故城，竟至张佛子家来。佛子在家相见了，先谢前日搅扰，次说你令友盼望之极。君章道：“别有商议！”佛子见他欲言不言，半吞半吐的光景，又问道：“沈爷，你此来必定进去，看他一看？”君章道：“老实告诉张爷，他妻子恼他不学好，赌钱吃酒，带累了好些气。今又犯了事，巴不能盼他死，那里肯来救他。所以在下来，与张爷商议。”那佛子原来佛口蛇心的人，见君章的光景，早已瞧破三分，便说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不但不救他，莫不是要打发他早些上路么？老实对你说，你有话可同我计议便了。”沈君章道：“实有此心，不知张爷肯担当否？”佛子道：“天下何事做不来？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！你若舍得大大的谢仪，包管顷刻令你见个了当。这里面不知断送了多少人命，谁希罕他一个。”君章大喜道：“咱看张爷是个麻利人，若果然做得来，也不敢谢少，一百两细丝。”佛子见许了一百两，满心欢喜道：“且住，此事我一个人也行不来，待我去与伙计们说妥了，回复你。”说罢，就去了。去不多时，又同了一个姓王的来，三人当面讲定，当日替他出了病呈，明日便动手。君章即在身边摸出五十两一封，递与佛子道：“先交一半，见了真信找足。”二人收了，自去知会众人。至次日更深时分，三人动手把他缢死。可笑刁仁，伶俐伶俐、极奸、极诈、极会算计人的，到此地位，不能一毫挣扎。只因他一生奸伪，并无心腹，以至祸起萧墙，仇生家室，竟死于妻友之手。岂非恶人之报，天道昭章！次日禀了官，只说病亡，拖出荒郊，总承了几只犬儿，一顿大饱。君章亲到尸边看了，遂找足了那五十两。又分外谢了佛子，作别起身，回家报知邢氏。自此，邢氏死心着意的随着沈君章，朝朝暮暮，恣意宣淫，好不快活。

评：

伤心哉，刁仁！痛矣乎，刁仁！身死狱中，皆因妻友之毒，只因其心之不良。作此书者深心，故笔不曰倬然之报刁仁，不曰富公之报刁仁，而刁仁自收毒报于妻友，其中曲折，令人不可测度。而世之处妻友者，当奉以为鉴。

又评：

邢氏钟情于君章，便忍杀结发之夫，不惜亲生之女，妇人之心，一狠至此

！

第十一回史世无一见识奇货

词曰：《青玉案》

白眼红尘，谁知假和真，英雄可惜沉沦，一腔怨气何伸！错将美玉指顽
&，令人几掣昆吾，牝牡骊黄之处，幸亏眼眼（睛）不昧。

却说富公子鹤仙，已长成八岁了。当初刁仁在日，原送他在学里读书，却也古怪，虽然年小，那一种举止动静，骨格丰姿，自有大家气象。且性极沉静，平日从不与街坊上孩子戏耍，闲时只独自坐地。家中事，心里都记得些，常常想起来，一般样也在背地里掉点泪。邢氏虽是个歪女人，然从小哺他乳的，终有些疼他。况且小凤在日，十分怜惜他的。此时，刁仁死了，小凤去了，依归沈君章，小人心肠，只顾目前，那肯念他是个公子，只管恣意凌贱。八岁的孩子，驱使他买东买西，还叫他在店中服侍客人，装烟点火，取水拾柴，稍有不遂，轻骂重打。邢氏起先还疼他，后来也趁着沈君章的喜怒了。初时鹤仙也不甚怕，那里禁得起几顿狠打，不怕你不畏惧。左邻右舍，只知是王家的儿子，王知道是一个御史的公子，反做了骡夫的奴仆，鹤仙受了打骂，常在背后告诉人家说：“我不是王家的儿子，主家是我的奴才，他也不姓王。”那些人一时也不辨出他的话，从中有好事者，将此话来对君章道，君章把些言语支吾了。自此不独沈君章恨之入髓，连邢氏也怒之如仇了。两个商议妥当，决意要卖他。夜里推他在房门外，独自一个睡，可怜衣衫褴褛不成模样，亏了汤氏原是老实人，性极慈善，见如此凌虐。他十分不忍，便收拾他在身边睡。衣服破了，与他缝补浆洗。孩子管甚亲疏，只知疼他的，便是好的。自此又过了一年，鹤仙却实九岁了。忽然一日，州里两个衙役，送个客人来下店，却是州官的朋友，姓史，名青，字世无，江南徐州人。家资巨万，四十以外年纪，少年时遂叨乡荐，因无意功名，三十之外绝不会试，为人胸襟洒脱，仗义疏财，有鲁子敬、孔北海之风。性好山水之乐，因打从河南北，直转到高唐。那州官要留他在衙内，世无原非为抽丰而来，不过想住几日，看看高唐风景。所以不欲在内，情愿在店里。只因沈君章的店房，高大洁净，所以送他来。一行主仆三人，沈君章加意奉承是不消说。忽一日，君章托朱小泉觅主要卖鹤仙，小泉说妥了本地一个乡绅人家，要买个小厮，在书房里伺候，就领了一个管家来看。君章领出鹤仙，正在那里看，适值史世无在州里赴宴回来，见三四个人围看孩子，因注目将那孩子来一看。原来此老精于风鉴，但见他生得天庭高耸，地角方圆，目秀眉清，神光代目，暗忖何以有此宁馨儿，长来必是廊庙之器。可惜沉埋在此！遂问道：“此子何来？”君章答道：“是一个敝亲的儿子，他父亲已亡，其母寡居，欲要卖他。因城里田老爷家要，着管家在此看。

”世无因问他姓甚，君章道：“姓王。”世无又问：“如今田老爷家，看得中否？”君章道：“嫌太小，不要！”世无听了，便归到房里，唤家人史义，吩咐道：“你请王人家来说话。”史义即去，叫了君章进来，世无逊他坐，君章让他是官府的乡亲，死也不肯，世无再三逊他，方才坐下。世无道：“你们这孩子，果要卖么？”君章道：“果然！”世无道：“我实对你说，此子我爱他，可惜与人家为奴仆，我年近五旬，尚未有子，欲继他为螟蛉。愿送白银二十两，酬他之母，相烦去说一说。”君章见许了二十两银子，便满口应承道：“爷既爱他，不必问得，悉如尊命便了，只怕此儿收福。”世无恐他返悔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叫其母写入帖子与我为凭，言定与我为嗣，后来不许归宗了。”君章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便去央对门一个教书先生，写了帖子来，双手交把世无。世无收了，叫史义兑了二十两银子，交他君章收了，就去领出鹤仙来拜父亲。却也古怪，那鹤仙，一则因日常受苦不过，听见有人过继为子，心上也巴不得离此地；二则也是机缘凑合，见了世无，竟像一向认得的，毫不怕生。问他话，一一回答，说得井井有条。喜得个世无竟如拾了一件至宝！即取名廷伟。次日买些绸缎，与他做衣服，浑身换过。常言道：佛要金装，人要衣服！此时又另是一番相貌了。正是：

丰城有剑尘埋土，不遇张华那得知！

那州官知道，也来贺喜，请他父子赴席。世无得了廷伟之后，喜之不胜，也无心在高唐州住了，急急别了州官，收拾行李，带了廷伟，起身回家。一路上，免不得受些晓风残月，淡雨浓霜，作客的人势所必有。不则一日，已到家中。

原来世无一妻一妾，正妻王氏无出，妾朱氏止生一女，乳名云姐，年方九岁。当下各相见了，世无领过廷伟，说明所以，令他拜了王氏、朱氏。廷伟比云姐大两月，也着他二人见了礼。王氏见廷伟生得清秀，也自欢喜。世无就请了一个姓韩的先生，是〔当〕地秀才，学问甚高，在家教廷伟的书。廷伟天生资质，闻一知二，先生亦甚爱他。

光阴荏苒，忽然长成，至十四岁了，先生替他取了一字，曰“书蕴”。是时不独举业大进，而且诗词俱擅。是年文宗案临岁试，廷伟县府考，俱叨前列。及至进院，早早完了卷，求宗师面看。宗师一见他少年飘烨，先已欢喜，及接他卷子，细细看完了，喜动眉宇。说道：“你年少，只怕是计诵来的。天色尚早，本院要面试你一篇，若果文气一样，定然取你。”廷伟道：“求老爷命题！”宗师遂出“吾十有五”一句，叫他就在堂上做。日未下山，廷伟已完篇。送上宗师，宗师见他敏捷，业已称奇。看至起股道：“十五以前，聪明悉淡，当识见之未凝，则亦浑然一吾耳！俎豆嬉游，孰解舒长之岁月。十五以后

，征迈靡涯，正愤乐之递至，则亦皇然一吾耳！晦明寒暑，无非龟勉之居诸。

”看完了，即大加赞赏道：“好似此童年，有此养到之笔，宿儒所不及也。”

”遂问今年几岁，廷伟答道：“十四岁了。”宗师花把卷面上圈了三圈，面许取了第一名。廷伟叩谢了出场。到家将场中事，告诉了世无，世无大喜。及至发案，果然史廷伟是案首，阖家喜个不了，世无自以为有眼力不差。廷伟参谒之后，拜了客，免不得亲朋一番贺喜，阖群人没一个不夸赞世无螟蛉得这样一个好儿子。彼时就有人来与廷伟作伐，〔也俱〕辞年纪尚小，概不许允。只因世无久有念头，要将云姐配他，以继子而为赘婿，又亲热些。此乃与妻妾们私议的话，所以不另议婚姻。那云姐是年也十四岁了，长得柳眉杏脸，齿白唇红，腰之细，羞说小蛮态之媚，慢夸飞燕，真个是行来入画，一见魂销！世无亦尝教他读书写字，故尔粗知笔墨，夫妇珍爱，不啻明珠。此时，亦有许多人来求亲，世无也俱辞绝。云姐身边有个侍儿，比云姐大一岁，名曰紫箫，性极聪慧，他仍然在老主母房中。听得要将云姐匹配廷伟的话，即至房告诉云姐，又说：“大相公与小姐，正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，可不是小姐莫大之喜。”云姐道：“婚姻事，自父母主张。未知真假，我是个闺女家，怎么你这丫头，把这话私告诉我，甚为无礼。下次如此，我必对奶奶说，决不怪恕！”紫箫便不敢则声。那里知道，云姐平日虽极端庄，与廷伟兄妹间从不戏耍，然心中亦甚爱他才貌。此时口虽发作丫鬟，心里亦但愿如此。此乃大概闺阁中女子，无有不爱慕才貌大夫的私心，亦不独云姐而然也！

评：

廷伟始为公子，中为管脚的所使，皆天使之然也。然虽天使之然，而君章之与刁仁，先称莫逆，后盗其妻，卖其女，杀其身，刁仁应皆受此报。不该以贵宦之子，视为几货，以赁易为人也。及看廷伟之采芹入泮，方知天产奇人，定不埋没于流俗也。

第十二回富廷伟半夜诉衷情

词曰：

孤灯掩映黄昏后，更几阵狂风骤。短调长吟意自悠，无情无绪处处成愁。离人想彻痛江州，梦魂千里，空向罗浮，为想双亲忆故丘。一腔幽恨，数载情思，欲诉又还休。

却说廷伟自十四岁进了学，次年就交十五岁了，斯时情窦大开。尝见了云姐，私心赞叹道：“古称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不过如是！娶妻如此，亦人生之快事。”因念受世无大恩，出入之间，见了云姐，兄妹之礼肃然。那里知道，云姐自从得了紫箫这句话之后，见了廷伟，反遮遮掩掩起来，言语之间，亦不甚交接，绝不似以前光景。廷伟却不知世无有坦腹之意，疑心以为女儿大了

，是害羞的意思，自此竟不能常常相见了。忽一日，读书倦了，无聊之思，作成了一绝。诗曰：

有美东邻绝世妍，蓝由无壁觅良缘。

分明咫尺高唐路，碍着云横未敢前。

咏毕，即将稿儿折置书中。事有凑巧，此日世无因思连日未查廷伟功课，忽然踱到书房来，廷伟正在昼寝，也不惊觉他。因翻阅桌上，却在书内检着了那首绝句，展开看了，暗忖道：“他从不出门，并无外遇，此诗为何而作？”一时会过意来，即纳之袖中，走到房中，对王氏商议道：“一向有心将云姐匹配廷伟，今男女俱已长大，若不明言，番彼此反有嫌疑。我意即托韩先生作媒，与廷伟说知，缔此丝萝。再迟二三年做，也了却一桩大事，你们意下何如？”王氏、朱氏皆说极好。世无当日遂设两席酒筵，即在书房内，请出韩先生来，说知此情。先生极口称赞道：“书蕴之才，自是远大之器，况从幼属兄赏鉴者，今更以掌珠许字，可谓独具千秋，探遗珠于沧海，辨璞玉于荆山。敬服，敬服！弟当〔效劳〕。”说毕，即到廷伟房内说知。廷伟因寻不着那首绝句，疑心世无看见取去，心中正惊畏不定，一闻此言，真是天从人愿。韩先生即率领至大厅上，请过世无，叩拜了，以定子婿之礼；世无又率领进去，拜了两个丈母。当日并无别客，师生、翁婿对席，尽饮而散。从此，廷伟在史家，又觉亲热了些，只是云姐反要避他，竟不能见面了。

却说，家中大厅之左，有一花园，园之后，通着内边，园中有台榭、池沼亦颇幽雅。时值清明，因先生回家去了，廷伟独自无聊，踱至园中，去看花。进得园来，只见云姐独自坐在桃花下，手内折了一枝桃花在那里看。廷伟望见，喜之不胜。悄悄走至背后，在他香肩之上轻轻一拍，道：“贤妹，连日少会，你却在此独乐。”云姐吃了一惊，转身一看，见是廷伟，即远远走开去。廷伟道：“妹何独自在此？”云姐道：“见桃花开得烂漫，特来一观。”廷伟道：“贤妹，只知你爱桃花，焉知桃花不爱妹乎！然而桃花方之我妹，只怕桃花自□□□。”云姐不答。廷伟见云姐默默无语，又道：“昔为兄妹，今赋关雎，何反畏惧娇羞，情同陌路？岂以尘俗凡夫，不当妄近仙子乎！”云姐道：“虽赋关雎，未谐合卺，终有嫌疑。而哥哥竟以凡夫仙子为喻，何言之太毒，而责之太深也。”廷伟笑道：“一时戏言，多有唐突。”遂走近前，一把扯住道：“贤妹少坐，你看春色如许，粉蝶奔忙，昆虫亦知爱色，为人岂不解韵，尔我正该赏鉴谈心。”云姐立定不动，廷伟便伸手搂他来坐，云姐变色道：“夫妇之礼，当导之以正，何乃擅行戏谑，哥哥视妹为何如人也？今后切须要尊重些。况上有父母，下有婢仆，倘一旦知之，甚属不雅。”说罢，撒脱手，竟不顾而去。廷伟顿觉无颜，怏怏而返。归到书房，暗想：虽受他一场抡白

，然话也是正理，只是自见之后，相爱越深，相思越重。而云姐又深自韬藏，总不得一面矣。不觉思慕伤神，竟成恹恹一病，卧榻不起。世无夫妇俱来看视，请医调治，那知此乃心病，非药饵所能少效。一家慌做一堆，云姐也悄悄着紫箫来问候。廷伟低低问道：“小姐亦知我病乎？”紫箫道：“小姐知大相公抱恙，特令贱妾来问安。”廷伟叹口气道：“我之病大约不起的了。”紫箫道：“大相公何出此言？”廷伟道：“你来得甚好，有句话要你达上小姐，我此病实为小姐而起。”紫箫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廷伟道：“我与小姐昔为兄妹，今谐琴瑟，我慕之，爱之，不啻连城之璧。何期小姐自结婚以来，反觉情同冰炭！我固始因爱慕，终继感愤，酿成此病矣。”说罢，不禁凄惨之状。紫箫道：“大相公放心，小姐必无此意，我且去回复小姐。”廷伟道：“我还有一言，可致意小姐，倘念夫妇之情，肯亲来看一看，则我死而瞑目矣。”紫箫道：“待贱妾去说便了。”言罢，回到房中，将廷伟之言，细述一遍。云姐道：“我以礼节自持，他却错怪我了。”紫箫道：“大相公病势沉重，必要小姐去一看，说得甚觉可怜！”云姐道：“我怎么好去！倘人知觉，亦不便。”紫箫道：“小姐与大相公又当别论，原是兄妹，以妹看哥哥的病，亦有何碍？况且除了贱妾之外，更有谁知？”云姐听了这番，也十分怜惜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可先去说，我到晚间人静之后去一看，叫他预先打发出房中小厮。”紫箫领命，即到书房复了廷伟。廷伟知云姐肯来，觉得身子爽然了一半。到晚上只推嫌小厮打呼重，不耐烦，着他外面睡了。看看到了黄昏之后，只见紫箫先来说道：“小姐来看相公哩！”随后云姐也到，站立床前，见廷伟吁吁的喘气，只得问一声道：“哥哥病势何如？”廷伟不则声，但以手相招，云姐只得又近前一步。廷伟道：“念仆遭家不造，落魄风尘，蒙大人抚以为子，且以贤妹许字，自谓苹蘩得仍，私心甚喜，且爱慕贤妹。已非一日。只碍着兄妹两字，终不敢萌非礼之心。今既为夫妇，情难别论，何贤妹微有外我之意？自从受你一番抢白之后，惊愧成病，今蒙玉趾降临，死亦无憾矣！”说罢，潜潜泪下。云姐听了，亦觉惨然，道：“哥哥你休错怪小妹，以兄班马之才，妹得侍巾栉，平生之愿足矣！只因虽有伉俪之名，尚虚唱随之实，终属有别。所以深自韬藏，以谨男女之嫌耳。”廷伟道：“我还有一言请教。我自揣病入膏肓，倘一旦不禄，则贤妹更当如何？”云姐道：“妇人从一而终，更有何说！”言讫亦微微掉下几点泪来。廷伟道：“贤妹情见于词，仆死亦瞑目，只是尚有一事奉恳，但恐贤妹不依。”云姐道：“除了非礼之事，断无不依。”廷伟道：“我病中，岂能言及其他。只因爱妹实深，但求贤妹和衣伴我少睡片刻，即或不幸，九泉之下，亦可了一段夫妇之愿矣。”云姐此时，竟无了主意。欲待不依，又怜他病重，说得哀鸣之状；欲待应允，又恐他相犯！一时双颊通红

，默然不语。紫箫道：“小姐就在此少伴相公一会，待我先到房中去看看再来，倘或奶奶叫唤，也好支吾。”云姐也只是默然。廷伟见他默然不语，料来是肯的了，便手挽香肩，搂他倒去。紫箫道：“小姐，我去就来！”便扣上房门而去。廷伟拉他在被里去，云姐道：“我衣服冷，恐冰了你，在外面坐坐罢。”廷伟道：“不妨！”死命扯进被去，云姐只得依他。廷伟见他进了被，便劝他脱衣服，云姐却不依，只好以脸相偎，浑身抚摩，摩到了风流之处，云姐用手相格。廷伟虽是有病，然因害相思而起，原非膏盲之症。俗云：心病还将心药医！此时见了云姐，病去大半，未免动了欲念，因而婉转求欢。云姐抵死不从，说道：“我此番举动，已属非礼，若欲他求，实难从命。且我来此，因君在病中，十分不能违命，只得冒昧从依。君不可视我为怀春之行，况尔我佳期有待，何急急于此乎！”言毕，就要起身。廷伟知不能强，只得住了，。其余朱唇绛脸，酥乳香腮，唯命自从。抚摩了一会，廷伟即沉沉睡去。至三更时分，紫箫来催小姐进去，方才惊觉，云姐即起来，与他上下盖好。说道：“你宽心将息，我进去了。”廷伟嘱以后期。云姐道：“且看我若不便当，令紫箫不时来相看。”说罢而去。

却说廷伟与云姐虽无云雨之欢，然得此一会，了却相思，身心顿觉爽然，渐渐竟有起色，调养几日，公然全愈。世无夫妇心上始安，云姐亦自暗喜。从此廷伟病好之后，只是埋头读书。但尝想着此身虽然安享，婚姻已就，然父母不知下落，家园乌有。家中事，虽然依稀记得些，终不明白。父母当初为何分离的，又不知为何叫刁仁将我藏着，却受了沈君章许多凌辱。想至此处，不觉凄然，又不自觉愤然，因赋诗二章寄感。诗云：

摇落春秋十几旬，个中心事问谁真！
恨无勾践三千卒，喜结田横五百人。
生岂空桑虚怙恃，行将何地觅萱椿？
他年若问门衰落，恃浪休教中副轮。
其二

谁怜岐路历问关，十载含冤泪满颜。
郁气全凭三尺剑，悲风吹透万重山。
双亲白发当年恨，孤客青衫此日班。
极目陇头增凄恻，要离墓畔水潺湲。

停笔，又想离父母之时，也有七岁，怎么父母的仪容，一些也想不起来？胡思乱想了一会，是夜已及二更时分，身子困乏，即隐几而卧。忽梦见父母，仪容枯槁，面身悲戚之状。口里说道：“我儿，可认得你父母么？”廷伟一见，扯住了，放声大哭。此时世无尚未安寝，听见哭声是廷伟的。忙到书房中

来看，见他伏桌而哭，连推几推，方才醒来，犹作歔歔不止。知他是做梦，便问道：“为何？”廷伟抬头见是世无，即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孩儿偶得一梦。”世无见了桌上的诗，问道：“这诗可是才做的？”答道：“是才做的。”世无道：“看你诗中之意，大有不堪之情，当初记得那姓沈的说你令尊弃世，有母寡居，今据此诗，明明父母俱在，其中定有缘故！倘有别情，何妨告诉我知道。”廷伟道：“论起来，大人之前，说也不碍，其实孩儿父母尚在，只是当初分离的时，因在稚年，竟不知委曲。总是孩儿不姓王，连那姓王的，也不是真姓，他本姓刁，是小仆，非父也。”世无愕然，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本是姓甚？”廷伟道：“本姓富，江南镇江府丹徒县人。家父曾为山东巡按，彼不知为着何事，孩儿只得七岁，家母托刁仁夫妇，领至山东，恐人知觅，他故改姓了王。刁仁死后，孩儿即同其妇，在沈家过活，沈姓乃刁仁之友也。彼时孩儿幸遇大人，不至落魄他乡耳。”世无听了大惊道：“这等说，你是富珍卿的令郎了！珍卿与我是乡同年，他的始末，我却悉知。”廷伟道：“求大人细述其详！”世无就将出巡兖州府，被盗失印，并刘太监怪他，遣戍陕西。又通行查他的儿子，部驳两次，后来这事渐渐冷了，前后说了一遍。廷伟道：“今日孩儿如梦方觉，但记得还有一个家姊，姊丈姓钟，大人必然也知之？”世无道：“令姊丈叫钟倬然，我也曾会过，当初怪你令尊宠用刁仁，因而翁婿生隙，飘然远出，你令姐随往戍所。”廷伟听到此处，方知这根由。世无又道：“论起来，你是钦犯，刘瑾尚在当权，不可令人知此情由。家中奴仆不可令彼知之，你今后也不必过忧，候乡试之后，我差人送你至陕西，拜认二亲便了。”廷伟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孩儿粉身难报！”世无道：“昔为年家，今作翁婿，可见机缘有在耳。”说罢即进内将这番情由，对王、朱二夫人说明，吩咐秘而不提。自此廷伟只是读书，是年科试又取了批首，进场得中第二名正魁，一家欢喜不了。过了八、九月，收拾进京会试。

评：

螟蛉为子，本欲承祖继宗，贪其才貌，赘作东床，私会云姐，染成重病，点染出色。忽借一梦，写出想父慕母，是其心思转关绝奇处。

第十三回金遇奇弃邪归正

诗曰：

取义成仁姓字香，匣中剑气转苍凉。

书生未食天朝禄，敢把丹心并日光。

且按下史廷伟去会试。这回该说钟倬然了。但既为金遇奇，则亦当以遇奇称之。话说遇奇在吕人表家为西席，当时屈渊先已辞回。他假主仆二人，在吕家倏忽三年，宾主相得，竟成莫逆之交。遇奇亦吐出实情，说明真姓名了。人

表见遇奇胞襟磊落，言行真诚，所以肺腑之事，无不为之商议。因此时，宁王宸濠，阴蓄不臣之心，每怀窥鼎之伺，招集亡命，训练甲兵。不想与刘瑾近来微有嫌隙，欲假诛瑾为名，实效靖难之举。人表常常苦谏，那知逆濠立意成城，谏之不听，人表忧心如焚。忽一日，至遇奇房中，屏退左右，悄然叹道：“所恨食人之禄，而不能挽回人之祸，从之既不可，弃之则不义。始悔当时昧然，不拆人而事，竟成）目之徒。”遇奇道：“此言何谓也？”人表遂将宁王之事说知。遇奇道：“这怎么行得！目今圣主在上，海宇奠安、人乐平治之化，路闻鼓腹之歌，尺地莫非其有，一民莫非其臣，若妄行逆举，势必朝发夕擒。吾无为王府所推心置腹者，还该疼陈苦谏，以利害说之。否则立见其败，而身亦随之，悔之晚矣！”人表道：“已曾疼哭流涕，反复开谏，奈左右邪奸林立，蛊惑已深，所以弟言难入也。目今沿江要害之地，处处声气相通，唯有赣汀巡抚王守仁势居上游，虑有扼吭之患，故不敢速动。但守仁外貌似和顺，此中实难测度。久欲觅一能言之士，往说探其动静，奈急切未得其人。”正说间，宁王差人相传，人表即起身进去。去不多时，就来了。遇奇道：“为何事？”人表道：“昨日九江道，送了一架美人图来，王爷甚得意，叫相公们每幅做诗一首，题在上，做了几十首，俱嫌不好。为此，要我请一个会做诗的进去。弟想能诗者，未必能写，二者不可得兼。想来无如吾兄，诗字俱佳，故斗胆相荐了。原说是弟之西席，敢请一行。”遇奇道：“做诗写字，亦为快事，然弟嫌其不端之人，不欲近他耳。”人表道：“士各有志，见亦何妨！完了诗，即可出来了，何必过虑。他在那里等候，倒求速些罢！”

遇奇遂换了衣冠，即同人表进王府去，因人表同去，不用报门。宁王坐在堂上，遇奇过去，叩拜了。宁王见他恂恂儒雅，知是书生，忙叫赐坐。因人表先已说明，更不问起姓名、籍贯。只说：“吕先生道及是下大才，故欲借重。”遇奇道：“生员樗栎菲林，何敢在殿下之前轻肆笔墨！本不敢应召，又恐违殿下金旨，只得勉强趋谒。实恐俚鄙之句，难免涂鸦之罪，望殿下下谅之！”宁王道：“吕先生与足下是宾主，自然所荐不虚。”叫伺候的：“抬过那架屏来！”展开一看，是十二幅美人。每幅要按景，却是：

春睡秋夜月下花下倚栏灯下焚香拍蝶照镜采莲抚琴修简

果然画得韵致入神，临风欲舞，洵名笔也。家人们摆上笔砚、花笺，遇奇细看一番，略想片时，遂各图咏绝句一首，即书上画图。

春睡美人：

猩红双侧小莲斜，玉臂微弯护鬓鸦，
罗帐轻寒垂不上，一池碧水浸桃花。

秋夜美人：

箫瑟秋风动地凉，一庭花露湿衣香，
只因良夜多成梦，鸳枕空陈翡翠床。

抚琴美人：

焦尾惊从爨下残，卷帘细向月中看，
人间端的知音少，几度临风不忍弹！

倚栏美人：

绮窗停绣倚朱栏，一曲新词舞袖寒，
伫望彩云天际落，不知今夜共谁看？

修简美人：

征途风景近何如，万缕相思不尽书！
总是只云长别矣，叮咛重写早归欤。

拍蝶美人：

蜂忙蝶乱细端倪，故故花间并翼栖，
怪汝偷香何胆大，从今轻逐过墙西。

月下美人：

银河泻影月微茫，露浥香风上海棠，
夜半闲庭人寂寂，清歌一曲是霓裳。

照镜美人：

绿窗斜傍理新妆，髻挽乌云七尺长，
对影自怜还自惜，苧萝那得有夷光。

花下美人：

春衣新试越罗轻，窄窄金莲花底行，
花底蝶随香气舞，不知香气是谁生！

焚香美人：

紫燕呢喃日正长，博山烧尽水沉香，
篆烟不逐微风散，随着侬身伴玉郎。

灯下美人：

蜡炬争花金层春，帘垂不管月华新，
晚妆初罢三杯后，双颊微红更可人。

采莲美人：

当年留得六郎颜，着水亭亭开并莲，
笑折一枝频顾盼，令人争看说谁妍！

顷刻写完。宁王看了，诗字兼优，赞不住口。道：“清新俊逸，庾开府之流也！才大如此，而使沦落诸生，主司之过耳！”遇奇逊谢不已。宁王相爱之

极，吩咐赐宴。谈论间，遇奇词锋侃侃，对答如流，喜得个宁王手舞足蹈。说道：“先生诚当世之异才也。何其高贤咫尺，若非吕生相荐，几乎当面错过！寡人今日，不啻汉高之遇子房，刘备之得孔明也！”当日席散，遇奇辞出，宁王坚留不放，留在府中。每日寸步不离，极相隆重，赐赉甚厚，诸〔事〕凡商之遇奇。遇奇见其言语虚浮，举动往谬，知非端人，但有以下问，唯唯而已。欲寻脱身之计，又不能得出来，心中反时刻不宁，因商之人表。人表道：“彼既相留，且住下再处。”遇奇道：“我见其府中上下之人，谄媚成风，言语作为，不循礼法，以王侯之尊不能齐家，焉能治国！不问而可知也。似此光景，将来定有不保之势。”二人正言间，王着人相召，内书房小酌，遂同来人赴内。宁王上坐，二生打横，饮酒之际，宁王忽然道：“有一事与二位计议，目今朝内，奸宦专权，圣聪蒙蔽，河山有累卵之危，四海有向隅之泣。寡人忝在宗藩，何忍坐视！欲兴一旅之师，扫除君侧之奸，不识二位以为何如？”吕生默然，金生答道：“从来吊民伐罪之师，必须上顺天道，下洽人心，然后王师所指，箪食壶浆。今朝廷英睿，天下一统，岂宜妄动？殿下还该三思！若云奸臣专权，此系癣疥之疾，殿下分属亲藩，只该开列罪状，上达九重。除之有如几上之肉，亦何必兴师动旅！”人表道：“金生之言甚善，殿下当纳之为是。”宁王道：“孤意已定，无复异议！知我罪我总不顾矣。事成之后，二生富贵共之。但目今归心者甚众。唯有赣汀王守仁处，虽佩服心实难测，欲觅善言之士，往窥动静。一向未得其人，今见金生，可为不辱君命之士，欲请一行，幸勿推辞。”遇奇暗忖：“此人逆谋已露，断难与共，何不借此为脱身计？”便答道：“生员驽骀之林，恐不堪驱策，有负殿下之命。”宁王道：“不必过谦，明日准备礼物，即烦一行。”当日席散之后，无话。次日，即令起身，金生辞出来别人表。人表道：“吾兄此行何如？”遇奇道：“见机而作，弟自有妙用。”人表已揣知其意，执手依依道：“知己远行，弟将奈何！”遇奇道：“相会有日，倘事有可为，弟必不负兄相知之雅。”王府从人催促，不及细谈，遇奇带了尚义，起身而去。

一路无话，到了赣州，下在馆驿内。着人通报了，王公知宁藩使臣，亲自接进去。见礼毕，分宾主而坐。遇奇先致意了宁府的来意，献上礼物，然后说道：“老先生望倾宇宙，晚生钦仰有素，自憾无缘御李。今以藩府作使，得瞻山斗，喜慰生平。”王公道：“先生贵乡何处，尊姓贵表？”遇奇道：“江左人，姓金，名千里。因友人之荐，暂为王府记室。”说罢，即送上书札。王公看书毕，尚未开言，遇奇道：“乞退左右，有密谈奉告！”王公遂叱退从人。遇奇即将宁藩逆谋细述，又道：“渠令晚生交通老先生，探其趋向，晚生虽一介书生，焉肯以洁素之体，为贼作奸细乎！本不愿行，因久仰老先生乃道学宗

匠，心秉忠良，必不肯俯就逆谋，故借此一帆风密陈衷曲。”王公听罢，大惊道：“不意先生乃书生也，反具此丹心。但宁藩不轨之心，学生久已知之，因其形迹未彰，亦只秘之于心，不意今日果然。只是为今之计，当何如？”遇奇道：“不足为虑，此人外若蕴和，内实残刻，兼之作事乖张，语言无信。所以左右之人，个个离心离德，如此局面，必败之道。目今晚生必不回去，明公当婉词以复，只说晚生陡然疾作，暂留署中，打发从人先去，然后暗令各*，谨守丘垤。明公即密疏陈请，只说臣处江西上游，江西连年盗起，当为未雨绸缪，乞假臣提督军务，便宜行事。那时俟其反形一露，不难朝发可以夕擒也！”王公大喜道：“天下有幸，获遇先生，使学生得聆方略。灭贼之后，当为题请以酬大功！”遂留遇奇在署中。隔两日，即备回启，打发宁府从人。遂具密疏，差人兼程进京。

却说疏上，此时大司马是王晋溪，见了此本，明知守仁暗为宁王而发，遂复奏。绪为旗牌，一应大小贼情，悉听便宜剿抚，文武官员，皆听提调。旨意到了江西，王公拜受讫。自此，日夜与金生议论，操演人马，添设武备，又密致书于南京巡抚李充嗣，亦须沿江谨斥烽堠，预增险阻。正是：

张弓设矢擒狼虎，密网稠罗等巨鳌！

评：

钟生受宁藩知遇之恩，而忍发其谋，似乎不义。曰：“否，否！”天下事，当决之以重轻。彼大逆之谋，亦可从之乎！周公大义灭亲，亦不得已也。

又评：

侯门之下，求之而不得入者。观钟生初时不欲赴宁藩之召，已见其人品。彼窦尚书屈膝执政，深有愧矣！

第十四回王巡抚灭寇成功

诗曰：

天心非嗜杀，小丑欲何为？

庙算无遗策，谋臣独据奇。

兵威推细柳，逆魄殄潢池，

露布封章上，高声奏凯诗。

却说宁府从人回去，禀覆宸濠说，金生陡沾重疾，不能回来，留养王巡抚署内。呈上回启，宁王拆开视之，辞意极尽恭敬，心下大喜。等至半月，金生竟无消耗，宁王甚疑，欲再差人去。谋士李士实道：“主上以金生为腹心，臣每见他长吁短叹，似有不足之意，臣料他借此为脱身之计，必不回来，此病亦诈。倘走漏消息，为祸不少，幸他在府日浅，尚未深知。即有吐露王守仁，亦在疑信之间。今当乘其无备，事贵速发，则其势在我。兵法云：攻其无备、出

其不意，正此谓也！”宁王道：“然则我何？”士实道：“速传诸将听令，臣自有调遣。”宁王即升士实为统军大元帅，总理各路兵马。士实谢恩升帐，取令箭一枝，唤过游击胡宁，督兵三千，屯于丰城，以阻上游救兵；又取令箭一枝，唤过右营游击朱瑞，统领三千人马，镇守南康；令参将马福，领兵三千，守住九江；遣副将韩原，率水师一万，为先锋，进攻安庆；留总兵马玉，镇守省城。大发精兵五万，士实亲领中军，统舟师接应韩原，宁王自为合后。调遣已毕，各自起身前进。

且说韩原统兵直抵安庆，安庆知府张文锦和守备杨锐，文武同心，百般严守，攻之不克。随后士实、宁王大队也到，连营五十里，四面攻打。却说王公正与金生谈论宁王之事，忽探马飞报告变，急议出师，往救安庆。遇奇道：“用兵先在乎审势，孙子曰：知彼知己、百战百胜。今彼势正锐，不可急犯其锋，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。且目今九江、南康，已为贼所据，南昌为贼之巢穴，必有重兵固守，攻之急难摇动。若急救安庆，彼必分兵死战，安庆之兵在重围之中，必不能出而夹攻。倘贼令南昌之兵，绝我粮道，九江、南康之兵，又合而挠我，而四方之援兵，又不能速至，则我之势反危矣。若依愚见，不如听其进攻安庆，久闻杨守备智勇兼全，必能善御，料贼兵急不能攻克。彼见坚城难破，不敢持久，必舍而往下。下江李巡抚文武全才，运筹精密，谅沿江紧要之处，必有重兵守把，岂能飞渡哉！势必迁延不进。那时我出奇兵，先克南昌，以倾其巢穴。贼闻之必回兵来援，我却先以精兵屯于湖口，安庆知此消息，必出而扰其后，我却邀之于前，贼必成擒矣！此孙子救韩趋魏之计也。”王公大喜道：“先生妙论，不亚孙吴，敬服，敬服！”悉如其议。不数日，探得宁王果舍安庆，统兵往下之信，王公遂密遣一将，率兵三个，疾趋丰城。于三更时分，易其旗号，诈称宁王差回催粮之兵，赚开城门，因而取了丰城。即以大兵继之，进围南昌，设奇攻打。

再说宁王宸濠，见攻安庆不下，从李士实之计，留兵攻安庆，自统大队直趋南京。前队韩原舟至李阴河，即闻李巡抚亲督大兵，屯于采石矶，又遇一路有史牌云，朝廷差太监总兵等官，统兵十余万，将到南京；又调湖广狼兵，水陆并进，俱到安庆取齐。原来此系李巡抚密发间谍、火牌，虚张声势，以为疑兵之计。宸濠信以为真，迟疑不进。忽又有丰城败兵至，报称王巡抚遣兵，赚开城门，破了丰城，九江、南康俱已攻陷，胡宁降亡，朱瑞已投降了，目今围南昌甚急。宸濠得知此信大惊，即令回兵，解却安庆之围，疾赴南昌。杨锐在城上见逆兵乱动，师无纪律，知其有变，即开西门率兵驾舟掩袭，身先赴战。韩原部将许宾挺枪来迎，战不三合，被杨锐一枪刺下水去。韩原驾快船回身来救，未及交锋，被杨锐一箭射中肩窝，抽兵即回，大折了一阵，杨守备追至黄

石矶而返。是夜，逆兵屯于黄石矶，宸濠问此处是何地名，左右答曰：“黄石矶。”江西人黄与王同音，宸濠听了，惊骇道：“有何美哉，我当失机于此。”令即拔营开船，天明舟抵鄱阳湖，正遇南昌败兵云：南昌已破，眷属尽陷，王守仁亲统大兵，已抵湖口。宸濠心胆俱碎，惟哭而已。李士实道：“后有追袭之师，退既不可，惟有进兵死战，存亡在此一举！”即督舟前进，望见湖口战船，如蚁而来。看看相近，只见王巡抚阵内，先锋金节驾快船二十号，带领精锐，望阵上杀来。两下喊声大举，逆将韩原，虽昨日中了杨守备一箭，自恃骁勇，挺枪来迎，大战良久，不分胜负。那指挥金节，是王巡抚标下第一员虎将，只因所驾小船，敌高大仰面而战，急切难胜。此时杀得金节性起，趁着韩原一枪搠下，即撇了手中的枪，带住韩原的枪，大喝一声，腾身飞上贼船，掣出腰刀，韩原措手不及，被金节一剑挥为两段。众兵俱拥上贼船，贼兵尽皆拜降。金节复率兵杀入中军，来擒宸濠，此时众贼闻巢穴已破，先自丧胆，那里还有斗志！金节左冲右撞，如摧朽木，贼兵杀死者不计其数。李士实正在中军船上，指挥兵将督战，被金节一箭射下水去。宸濠见大势已去，忙下小船，带了亲随，思量逃脱，正遇王巡抚大队下来，被副将詹达活捉过船，尽降其士卒，收兵班师，当时诸将各自献俘请功。吕人表一家俱在俘中，遇奇知道，即苦恳王公道：“吕生忠义之士，素曾哭谏，逆濠不从其言，只因在其掌握，脱身无计，并非甘心从贼者。且与晚生订交生死，素叨其恩惠，乞明公开一线之恩，释其生命。使首归于故土，则晚生亦沐再造之德矣！”王公道：“论国法，则叛党无祝网之条，念私情，则又难拂先生之命，然耳目众多，断难明释。他乃金指挥名下解到的，当令他纵之便了。”遂密传金指挥进署，吩咐了。遇奇自己不便出去与人表会，将银百两，托金节送与他作盘费回乡，金节自去放他，不提。王公将宸濠囚于浙省，时值朝廷差内官张永至浙，王公即以逆濠付永，再上捷音。朝廷叙其功，加封新建伯。王公未上捷音之先，以遇奇功大，欲为之题请。遇奇辞道：“晚生曾经依傍宁藩，只因为国家事，不得不发其逆谋。若因之以为功，而图富贵，即为不义之徒，晚生断断不为也。”王公甚嘉其忠厚，益相敬爱，从此在署，王公日与遇奇饮酒，赋诗。

忽一日闲谈之际，王公问道：“贵乡有乡绅富珍卿者，先生必然知道！”遇奇道：“老先生何以问及？”王公道：“是学生敝同年，且意气相投，颇称莫逆。可惜遭了意外之祸，远戍边方，止有妾生一子尚幼，相传此子被家人拐遁，未知真伪。后来刘太监必要追究此子，连累山东抚院，也是敝同年，为此事降调了。通行严缉，此子终无下落，先生系同乡，定知其详。”遇奇叹口气道：“晚生深切知爱，不敢不以实情相告，其实就是家岳。”王公愕然道：“是令岳么？这又奇了！但学生颇知富年兄家事，他止有一位令爱，令坦

却姓钟，并无第二位令爱，怎么先生又说是他令坦？”遇奇起身作一揖，道：“晚生一向见欺，多有获罪！晚生就是钟奇，贱字倬然。”王公连忙答礼道：“一向失敬了，请问为何改姓更名，而得至江右？此处又该称钟倬然了？”倬然便将丈人宠用刁奴，赌气出门，后在山东探信，遭沈姓欲害，亏了尚义救脱，并遇屈渊引至吕家，前后说了一遍。王公道：“原来有许多周折，那姓沈的与先生有何仇恨？倬然道：“与之素昧平生，至今不解其故。如今带在此这个人就是尚义，当时初到吕家不好说，所以权认主仆耳。”王公道：“不意小人中乃有此仗义之流！但可知令舅果然何在？”倬然道：“晚生离家，在家岳遭变之前，总此事一些不知”。王公道：“以故人之婿，而适成知己，正恨相逢之晚。但先生离家既久，前程必然弃了？”遇奇道：“一青衿耳，何足重轻。”王公道：“以先生之才，取功名如拾芥，幸遇学生，当助一臂。明年正值乡试，当与先生援例北雍，〔方〕可入场，倘得着鞭，不在一□□知。但刘瑾尚在，还须按金姓隐名，不可不虑。”倬然称谢不已。

第十五回春闱得意偿书债

诗曰：

十年口血快随肩，今始欣看着祖鞭。
谁说璞藏无识者？须知鹏化自天然。
簪毫露浥鸾台草，撤烛花开凤沼莲。
从此有心皆变赤，圣朝应庆得弘贤。

话说倬然在王公处，倏忽过了新年灯节，却早二月初旬，王公收拾盘缠，纳监之费，三百余金，催促倬然北上。说道：“先生此去，还该韬藏真姓，不可为的人物色。到京后，当替修静养，奋志图南。学生在署，伫听佳音，以慰所望！”倬然道：“谨领清诲，以老先生相爱之情，何以为报！”当日王公设席相饯。席间，口占一绝，以赠倬然。诗云：

莺花三月赴间关，柳满河堤翠满山，
金阙好将经济展，青春毋使布衣还。

倬然起谢，亦口占一绝，以酬：

百感难忘独是君，相逢意气快如云。

最怜南浦伤心句，岂羨相如檄蜀文。是夕，宾主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束装已毕，王公道：“学生有一小仆王彩，在礼部当书辨，住在礼部前。今带一谕帖去，纳监事俱托他料理。”倬然接了谕帖，遂辞别王公，带了尚义起身。王公亲送登舟，分别回署。倬然亦即开船。本船是衙门差船，敢不小心，竟由水路进京。一路晓行夜宿，途中景况，不必多赘。行够两月，已抵通州。搬上行李，打发船回，遂雇了牲口进京。入得城中，看帝都之处，另

有一番气象，自然与众不同。但见：

凤阁楼台认帝乡，千门万户竞趋跄，
西风淅淅炎凉地，裘马翩翩势利场。
应有消魂嗟落魄，自多入彀羨登堂，
相看不解罗浮梦，一任悲歌一任忙。

倬然在顺城门外，寻了下处。次日即到礼部前，寻着了王管家，将王公的谕帖付他。王管家看了，说道：“相公不消费心，一应事皆是小人去料理便了。”倬然称谢道：“如此极感！”别了回寓。次日将纳监之费，交与王管家了，果然一月之内，将纳监事，措置得停停当当。到监之后，只是在寓读书，以候场期。但在京中，听得遍处皆说刘瑾专权坏法，横行朝野。缙绅大臣，不收其荼毒。因而就有这些谄媚逢迎的，认乾儿拜义父，争趋其门。倬然听了，不禁愤愤道：“满朝臣宰，无非爱身家，惜功名，所以箝口结舌，并无忠烈之肠，为此养成奸党之势。可惜我一介书生，徒有忠义之心，不能除奸讨恶，若有寸进，岂忍坐视乎！”一腔怒气，私自感愤不提。

再过几时，看看场期近了，到了八月初七日，王管家替他在城里寻了小下处，带了尚义入城进场。三场毕后，自觉得意，出城候榜。隔了几日，即是放榜日期，报录的满城纷纷不绝。幸喜倬然高高的中了第三名经魁，报到下处。王管家闻知，就来叫喜，打发报录的。鹿鸣宴罢，参座师，拜同年，忙个不了。即于报上寄书，达知王公。匆匆过了残冬，时日如梭，又早是会试日期，随众进场。且喜场事毕，又高高中了第五名进士，等得殿试，殿了二甲第一，选入词林。尚义喜个不了，道：“今日方是苦尽甘来！”倬然道：“雅感王公成就，实出足下之赐。不然，残喘已毙奸徒之手，岂望中科、中甲乎！以此言之，足下之恩，图报难尽。”尚义道：“终久还是老爷福大，自然人算计不倒的！”此时就有同年送长班来，收了一介，又有不要身价，情愿投充管家的，反央了情，纷纷荐来。倬然笑道：“当奴仆是最下之事，他不图身价，反请人说合，意欲何为？其心可知！不过欲仗人主之势，狐假虎威，欺亲友、压乡里，招摇闯祸，无事兴波。若一朝势败，彼又别图新主，重复鸱张。总之，此辈以卖身为生涯，视投主作居停，那里有个赤心为主之奴！况我是清苦衙门，不但我用不着他，只怕他在此也无味！”遂一概不收。因托王管家访那老实的，用价买了一个家人，姓张名成，一个小厮，姓萧名珍儿。此时倬然深念富小姐，并富公夫妇，意欲结假，亲往陕西。正在踌躇，适值王公升了刑部左侍郎，倬然免不得要候他一会，因而把结假的事担搁了。过了几时，王公到京，相见时，彼此称贺，共述久阔之怀。倬然即与王公商议，给假之事，王公亦撺掇。次日，倬然即具疏，不想朝廷不准，没奈何，只得在京供职。意欲打发人去

，奈身畔无可去之人，心中甚是委决不下。

且说其时，有个言官戴锐，见刘瑾威权日炽，一时触愤，便狠狠参了他一本。刘瑾大怒，欲置极刑。王公即具疏申救，方批下旨意：戴锐正法，王守仁廷杖一百，谪贬龙场驿。杖讫，即令起身。此时王公的同年好友，畏惧刘瑾，无敢相荐者，倬然独送出城，置酒酌别。王公谢道：“承先生不惜功名，挺身相救，得留残喘。倘此去死于沟壑，有生之年，皆先生所赐。”倬然道：“老先生何出此言，意气两字，正在吾辈。况晚（生）与老先生之谊，又出寻常，岂惜此一官乎！但恨巨奸当道，举朝侧目，无敢触其鳞者。晚（生）虽不才，不日当特疏疼痛，劾其奸状，倘有诛戮，拼此微躯，以报圣朝也！”王公道：“先生新进，而怀此忠君爱国之心，学生辈所不及也。善自为之！”两人说一回，饮一回，说到激烈之处，不觉愤然起来。王公因受杖后，身体狼狈，不能久叙，遂叮咛作别，洒泪分袂。倬然回宅，次日即草成奏章参劾刘瑾。因对尚义道：“圣怒不测，倘有祸患，乞足下，收我骸骨，足感高谊。”尚义反复劝阻，倬然道：“人孰无死，只要死得有名。譬如当日不明不白，死于高唐狱中，若今日之死，死亦名香。孔曰成仁、孟曰收义，读书一场，岂可不明此理！”主意定了。次日即至通政司挂号，题为奇奸极逆，蔽主欺臣，地惨天愁，民嚎鬼哭，事其略曰：

奸阉刘瑾者，不揣刑余，窃掺国柄，卖官鬻爵，广收暮夜之金；认子拜孙，悉属爪牙之辈；以喜怒为荣辱之符，黜陟任其操纵；凭顺逆为祸福之权，生杀咸归掌握；视殿廷若有若无，覩臣工如奴如仆。方之赵高，威同指鹿；比之王莽，奸更霾天！而且蓄逆党，树甲兵，意欲何为者？若不亟为剿除，则圣祖艰难辛苦之业，竟有不可知之事者矣！

疏上，满朝为之寒心。却说内阁杨公一清，见了此本，不胜赞叹道：“从来参刘瑾者，未有如此本之痛快！白面书生，具此胆识，朝廷得人之庆也。”此时杨公亦有意除瑾，知太监张永忠义，密将此本托他呈上御前。皇上览毕，即赫然震怒，遂敕张永，收瑾降南京奉御。倬然道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生！”又狠狠的上了一本，遂降旨将瑾正法。真正欢腾朝野，无一人不称赞钟翰林铜肝铁胆，除此大憨，明朝二百年来，一人而已！倬然道：“除奸锄逆，臣子之分，何足为异！”此时朝廷以倬然新进书生，反能不畏权势，有直言敢谏之风，特差河南巡按。旨下，倬然伏阙谢恩。各衙门俱来拜贺，倬然感激圣恩，不敢逗留，朋友相饯不及，一一领情，忙忙的领了敕印，收拾出出京。

评：

倬然之救王公，不惜功名，不顾身命，知恩报恩，不愧古人！

又评：

央情充仆，其心自然不良，但目今此风盛行，此辈甚多。（下缺）

第十六回旅店萍逢了宿缘

诗曰：

摇落天涯已十年，相逢不禁泪潸然，
当时掷果情同梦，此日牵裳意可怜。
四海萍踪原有主，三生姻媾岂无缘？
虽然扳折长条柳，韵致风情觉愈妍。

倬然出了都门，即吩咐家人道：“我一路去，还要访友，切不可说是河南新按院，只说做客的便了。”遂与尚义计议定了，先往莘县看超凡，谢他居停之谊；再到枣强去会屈渊，访问吕人表，就请他去作幕；然后再央屈渊往高唐打听沈君章，要托山东按院拿他。此时遂竟往莘县进发，不止一日已到。下了店，即问：“此处还是符知县否？”店家答道：“半年前，已升河南开封府通判去了。原来薄通判，死于任所，就升了他去。”倬然暗喜道：“事有凑巧，看他怎生见我！”遂叫珍儿跟了，望东门外尘远庵，访超凡。不移时便到，见依然疏柳苍松，板桥曲水，想起当年作寓之时，不觉感慨系之！因口占一绝。诗曰：

青锁横塘杨柳烟，旧时风景尚依然。
当年吟遍残萝目，此际临留未敢前。

到了庵前，只见门儿闭着。敲了两下，里面走出一个老僧来开门，见了倬然，便举手请进，至佛殿上坐定。倬然便问道：“超凡师何在？”老僧道：“超凡是贫僧道友，已回首半载了。今回首后，贫僧即在此。”倬然大惊道：“他身边并无徒弟，谁与他入龕举火？”老僧道：“都是本地檀越主持的，如今贫僧立他牌位，朝夕拈香。”倬然即起身，叫他领至牌位处，倒身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想着他的旧谊，不觉潸然落泪。老僧道：“超凡是江南人，听相公声音，也是江南，莫非是令亲么？”倬然道：“非亲也。小生姓金，超凡虽是同乡，然素昧平生。当年游学至此，承他意气相留，久寓于此。一别数年，今日特来看他，不想他已西游，使小生徒抱人琴之感！”老僧道：“相公可为不忘其旧，难得难得！”倬然道：“不枉到此一番，超凡虽逝，幸老师在此，特奉白银二十两，早晚相息，备些香烛，供奉他，也尽小生一点故人之谊。”说罢，即令珍儿送上。老僧收了，即要收拾素斋相待，倬然止住。因索笔砚，书一律于壁间。诗曰：

忆昔曾经借一枝，乾坤意气属吾师。
何当客梦初回日，却是浮生未议期。

荒草未萦三尺墓，寒花犹发百年姿。

也知灵爽应相见，或在更残人寂时。

书毕，叹息一回，又到各处看了一遍，触物伤怀，不禁凄怆。就别了老僧回到店中，与尚义说知，因感念超凡，竟夜不快。

次日就往枣强发进。到了县里，天色将晚，石林还有三十里，不得赶到，就在东门外，寻了一店住下。倬然又吩咐家人道：“此处县官姓王，是我同年，我不去见他，切不可走了消息！”家人应诺了。倬然在房里歇息了片时，即到外面小解，解完了，转来只见对门客房里，一个女子，同着一个人携手，在那里说说笑笑顽耍。仔细一看，那女子十分面善，这女子见倬然看他，也回头端视，似有所思之态。倬然不好久看，就进了房，细想了一会，暗想：“这女子好像小凤模样，看他见了我，觉有惊疑之况，若说是他，却是如何在这里？即叫尚义去问店家，那女子姓甚、那里人？尚义去问了来，道：“是本乡的妓者乌媚娘。一个山西客人接来的。”倬然道：“这等说就不是他了，却为何相像得紧？”尚义道：“老爷说甚么相像？”倬然道：“这女子像我一个熟人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店家拉了张成去讲话。须臾，张成进来道：“也古怪，那对门的表子，叫店家来问我们姓甚，那里人。小的含糊回了他。”倬然沉吟道：“一发可疑了，他怎么也来问我？其中必有缘故。心上好生鹮突，意欲再细认一认，那女子又在里面陪客吃酒，不走出来。欲待叫他过来，觑面端详，又碍着别人叫的表子，不好意思。即着张成去叫了店家来，问道：“那对门房里的表子，在那里住？”店家道：“在西门外。相公若爱他，明早送那客人起身了，小人对他鸨儿说了，留下在此，相公顽一日便了。”倬然道：“好！你去与他说罢。”那店家巴不得多住一日，赚几个钱儿，欢喜不尽的去了。当下吃了晚饭，睡了。倬然心上狐疑，一夜不睡，到得天明，即起来了。那对门客人果起身，店家即送那表子过来，道：“相公，我送媚姑娘来了。”倬然正在洗脸，洗完了，那表子已站在面前。两个大家定睛一看，表子开口问道：“相公，可姓钟么？”倬然愕然道：“你可是小凤姐？”那表子，即潸然泪下道：“我正是小凤，这等说果是钟姑爷了！为甚的我央主人家来问，又说姓金？”倬然见果是小凤，惊喜相集道：“一言难尽，且慢慢与你说！”此时家人们见小凤，叫他主人钟姑爷，正不知其中缘故，只是呆看。那店家道：“原来相公与媚娘是旧相知，怪道夜里他叫我来问。”倬然道：“当时在此经过，认得的，昨夜一时认不真了。”店家不知缘故，也不管这个闲事，应了一声，自去了。倬然便打发了家人出去，独留尚义在内，遂同小凤炕上坐定，说道：“我昨夜偶然见你，因别数年，急切难认，正在孤疑，却好你又托店家来问我，一发疑惑了，故今日又多住这一日，要辨了真伪。不想果然是你

，你却如何落在此地，可将别后之事，说一说。”小凤道：“当初老爷犯事，即着我父亲领了公子，躲在山东。后来，我父亲赌钱，废了家，因出外做买卖，不想涉在盗案监，在故城县监里。彼时沈君章只说去救我父亲要使用，与我母亲商议，将我卖了。彼时说那人姓乌，是真定府大财主，娶我为妾。那知道是个忘八，将我哄入娼家，流落此地了。当初我父亲，原同沈君章在兖州府住，后因追究公子的信急起来，又同了沈君章迁至高唐州，开了饭店。不想你下在店中，我父亲昧心，与沈君章商议害你。我闻之心如刀割，又无法可救，亏你走了，又喜之不胜。今日天赐相逢，我尚有无数言语，一时说不尽。只是姑爷一向在何处，可曾到家？当初自从你出门之后，我何时不想，今日也将数年的事，对我说知。”倬然听得他说父亲与沈君章谋害的话，方省悟道：“当日我原疑沈姓与我无仇，为何要害我？那知是你父亲的缘故。只是沈家屋里，还有个姓王的，你可知么？”小凤道：“这就是我父亲了，当时怕公子的事发觉，故此改了姓王。”倬然道：“数年疑惑，今日如梦方觉！”遂将本身的事，也大略说了一遍，只未说出做官的话。又问道：“你父亲如今何在？公子可长大了？”小凤道：“我曾央人去打听，说我父亲死于故城县监内，母亲就跟着沈君章，公子与高唐州州官一个乡亲，姓史的过继去了。”倬然道：“那姓史的，那里人氏？”小凤道：“这却不知，除非问那姓沈的方明白。只是我闻得沈君章，又搬往河南彰德府去了，所以我这里一向音信断绝了。”倬然道：“我如今竟要往河南，正好寻他。”小凤道：“当初姑爷若肯收我在身边，岂得落此一番火坑！”倬然道：“彼时实因你尚是处子，恐所愿不遂，坏你名节，故不敢领你的高情。总是人生患难机缘，俱有定数，断不可勉强的。”小凤道：“往事休提，我几年来做了浪里孤舟，可怜受尽烟花之苦，今日万分机缘，得遇姑爷，实我见畔岸之时，你岂能不发一点慈心，提我去？”倬然笑道：“你看我身四海，那有力量提出你去？”小凤道：“我看你今日车马仆从，意兴勃勃，必不是不得意之时。总与姑爷无缘，见我目下这般行径，尚然心如铁石，绝无苦海慈航之意。况今日一会，后会难期了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将身子倒在倬然怀里来。倬然见他那一种韵致，又非昔比，且见他娇啼婉转着实怜他，已有收他的意思，恐他知了真情，女人见识，高兴起来走漏消息，故不与说明。此时也便搂住他，与他拭泪道：“你莫哭，且再商议。”正说话间，只见珍儿走来，问道：“老爷，店家问吃什么饭？”倬然将眼一睃，珍儿便回过口来叫相公。小凤是伶俐的，早已看破，便道：“我知你做了官了，你不要瞧着他，叫他改口叫相公。”倬然道：“做什么官，他不过偶然叫错。”小凤道：“我也不管你做官不做官，只是坐在你身上，设法我去便了。且问你当初老爷被劫失印，问了军去，你是个女婿，也该替他伸这冤，查

出印来，访出公子来才是！为何痛痒无关？”倬然道：“你这话也说来好笑，除非知道打劫的人，才伸得冤。彼时官府通行严缉，尚无影响，你叫我怎样伸冤，怎样查印，怎样拿盗？”小凤道：“要印也不难，要盗也不难，可怜我是个女子，见老爷家破人离，久抱不平。今日见你，正要说几句知心的话，不想你反藏头露尾，一味哄我。”倬然听他说话有因，便揆定他问道：“你可知些缘故么？”小凤道：“要盗是容易，只是你说救我出去也无力量，岂有力量去拿盗！对你说也无益。”倬然笑道：“我实对你说，你且不可则声，我中过进士，现任河南按院。因一路还有些事情，恐怕走漏消息，故尔如此，不是哄你。你且说打劫的是谁？”小凤听了，方才喜遂开颜，把积年愁恨，一齐散去。便将沈君章等人打劫的，一一说了，只消拿住他，可不是冤也伸了，印也有了，公子也有下落了？”倬然道：“你父亲可知情的么？”小凤道：“想是知情的，如今死了，也罢了。”倬然道：“但不知那姓沈的果在河南否？”尚义道：“我知道盛二有个哥，在彰德府住，必然在那里是真，只不知在那一县。”倬然道：“既在河南，少不得要寻他。”小凤道：“如今我的事怎样商议？”倬然道：“这不难，只消如此如此便了。”小凤大喜，说话之间，吃过早饭，又细叙前事。小凤又问及尚义，倬然便将他知救脱高唐之难，并自己改姓的缘由，细说一番。不觉天色已晚，小凤道：“当初你假道学，辜负我一段深情，天幸今日遇于旅店之中。但我已属败柳残花，不知还肯相纳否？”倬然笑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！”晚饭毕收拾就寝。倬然虽是道学的人，却也值少年久旷，小凤又系遇了心上人，把十年的相思一宵发泄。这一夜的绸缪缱绻，娇痴怜惜之状，难以形容。直到云收雨散之后，相抱而睡。一觉醒来，已是天明。起来梳洗毕，倬然即叫店家来，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那媚娘实是我家的人，被人拐卖在此，幸而昨日遇着，意思要烦你去对他鸨儿说，愿偿原价取赎。若说成了，自有重谢。”店家道：“说我便替你去说，只恐他不舍这颗摇钱树。况媚娘是本地有名的表子，相知不少，他鸨儿即使依了，众人也未必依。”倬然道：“只烦你去一说，依不依再相议。”店家道：“使得！”应诺而去。去了一会，只见店门外，拥了一伙人进来，嚷道：“那里来的流棍在此，冒认人口，叫他出来认认。”原来这些人是店家去说了，那鸨儿纠合来的罡棍。知道是过往的客人，可啖之物，一拥而入，先将小凤拉出去，推上牲口打发去了。为头两个罡棍，把倬然数落道：“那里走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人来，你有几个浪钱，在此卖弄，阉丧子！睡了一夜，也就便宜了你。怎么捣出这些鬼话来？那一个是你的家人！”就动手打过来。尚义拦住说道：“打不得的！”那人就把尚义一掌，回手又要打倬然，亏了从中一个老成些的人，见倬然一表非俗，不知来历，恐打出祸来，和身劝了出去。众人又吩咐店家，叫立刻

打发媚娘昨夜的房钱，赶他起身。说罢，众人洋洋得意而去。

评：

这回内叙超凡之死，省了无数闲话。若说如何报他，如何请他去，牵枝带叶，反觉无味。须知如此脱卸，可见当初之遇出于无意之中。今日之死，而不复会，又出于意料之外。方知天壤间，事事由不得人算计！

又评：

小凤与钟生，如此分散，似乎大海萍踪矣。至此处忽逢邂逅，以了宿缘，且获盗伸冤，全在他身上，可知在第二回内，已先下种矣。

第十七回获盗印报冤雪恨

诗曰：

当年碌碌为谁雄，孽案难消法网中。

凡恶贯盈须有报，独余孤魄泣秋风！

当下店家见这伙人去了，便对倬然道：“这件事，我料来不妥的，相公定要我去说，几乎连累着我。你们还不知，我这里的罡棍利害哩！你是过路的客，何苦招架这些事？如今快将账开发了，请尊便罢！省得他们又来寻闹。”倬然道：“该多少？”店家道：“媚娘的房钱该一两，我们两日的饭钱，草料又该二两一钱，通共三两一钱。”倬然遂令珍儿打发了，店家收了银子自去。倬然叫张成，吩咐道：“你悄然拿我名帖到县里，只说我在此店，说了就走。”张成领命而去。店家只是催起身。倬然道：“有人往城内买物件，待回来即走。”正说间，张成来了，随后就有县里一个衙役来。叫店家道：“河南按院，金老爷在你店中么？”店家忙答道：“并没有按院老爷在此。”衙役道：“他管家明明说在你家，我老爷先差我送手本来，如今官府已起轿来拜，你怎说没有？”店家正没做理会处，只见又一个衙役来，报道：“老爷来了！”店家忙走出去。倬然更了衣冠，王知县下了轿进来，店家正禀说没有按院的话，倬然却走出来道：“王年兄，久违了！”王知县见了虽是同年，却尊他是代巡，便深深打拱道：“老大人宪驾到此，为何不到荒署，却住此店中？”倬然忙答道：“一言难尽，请坐容诉。”即携手到客位里，见礼毕坐下。此时店家见了，吓得在外发战。王知县道：“自都中拜别尊颜，卑职即匍系此地，遂成迢隔。及闻老大人纠劾权奸，名震寰区，卑职不胜钦仰！今不知老大人降临敝邑，失于远迎，罪难擢发。”倬然道：“不敢。弟昨抵此地，欲至锦石林访一友，即赴中州，初意不敢惊动年兄的。只因遇了一桩奇事，受人之辱，不得已，令小价来投贱刺耳。”王知县愕然道：“老大人有何所遇，受何人之辱？请乞赐教！”倬然道：“弟有一婢，名曰小凤，数年前其父挈之而遁，昨适于此店遇见。询之，则云：其父已死，为一沈姓拐卖为娼。弟念鶺儿原

用价买的，愿以原价取赎，不想他纠合一伙罡棍，打到店中，将其女抢去。弟与小价辈俱遭鞭朴，特来求年兄法究。”王知县道：“有此异事！卑职也不及回署，立刻就拿。”即掣二枝签，差皂快领押了店家，去拿鸨儿，同小凤并行凶罡棍，限立刻店中回话。差人带了店家，去不多时，拿了忘八，乌量涵并小凤，又拿了两个行凶的罡棍，一名胖倪二，一名瞎周三，俱带进跪下。知县即令小凤站起来说，问他：“当时怎样卖来的？”小凤禀道：“小妇人实系金老爷家之婢，被沈姓拐卖那姓乌的。当初原说是真定府大财主，娶小妇人为妾，不想哄入青楼。小妇人不愿为娼，禁不得百般鞭挞，几死复生，只得强从。数年来受尽苦楚，替他挣下一二千金，尚然非骂则打，非打则吊。昨日幸遇旧主金老爷，他不容赎身，方才拿小妇人回去，来痛打了一顿。求老爷救命！”王知县即指定忘八，骂道：“你这奴才，哄骗良妇为娼，业干法网，你又仗了地棍的势，不容赎身；而且冒犯金老爷，当得何罪！”乌量涵道：“小的实不知是金老爷，合该万死。”知县道：“就是过往的客，该是你忘八打的么？”喝令皂隶扯下去打，把他重重打了四十板，两个罡棍每人也打四十板，枷号一月。又对乌量涵道：“此女送还金老爷，不问你罪便造化了。”倬然道：“承年兄，虽如此断法，但此辈以钱财为命而无廉耻的人，念他当年原有身价的。”叫家人封五十两银子赏他。乌量涵磕头，不计数而去。店家亦对倬然叩头道：“小的不知是老爷，伺候不周，多有死罪。”倬然叫他起来，王知县即请倬然至内署，倬然辞道：“本〔该〕登堂叩谢，只因此去还有小事担搁，凭限紧急，不敢领命。只求见赐一轿，将此女送至锦石林敝友家，足感高情了。”再四苦辞，王知县只得遵命。忙叫备轿，差役护送至锦石林。倬然谢了，收拾起身，王知县直候倬然上了马，才打拱辞去。

此时有衙役护送，不多时到了锦石林。尚义先往屈家报知。原来吕人表自江西放回，也住在屈家。当下即同屈渊出来，迎接进去。随后又令家眷出来，接小凤进内，见礼毕。人表先谢当年活命之恩，又说：“弟自余生之后，潜居于此。杜门不出，户外之事总如隔世，所以台兄恭喜之信，并不相闻。今幸蒙辱顾，使弟得再亲芝宇。”倬然又与屈渊叙过了寒温，遂将别后行藏，并遇小凤之事说了。人表唤出两个儿子，来拜见先生。倬然吩咐张成赏了衙役，将回帖打发回去。便对人表道：“弟此来，一则特来访候吾兄并屈令亲，一则就要借重台驾，同至中州，相烦笔墨。凭限紧迫，明日即要起身。至若小妾留在尊嫂处，弟复命之时，同进京去。”吕人表道：“弟之菲才，何能当此重任！既蒙台谕，只得勉强。但明日起身，觉得太促，多住一二日也不妨。”说罢，即去收拾一间洁净的房，与倬然、小凤做卧室。是夜设席相待。次日，倬然即托屈渊访问，买了二婢，一名金菊、一名芙蓉，留下伏侍小凤；又买了两房

家人，住了两三日，收拾起身。小凤再四叮咛，倘拿住君章，须要看顾他母亲。遂分别登程。倬然与人表，并辔而行，一路上谈及往事，不觉一时感慨。一律诗曰：

忆昔青灯慰朝夕，江关奔走各萧条。
奚囊短剑情何限，夜雨长歌恨未消！
身势几同无缆舰，行藏堪比落江潮。
十年磨钝今将试，笑看当年剩敝貂。

不则一日，相近河南界上。倬然与人表商议道：“欲得此一伙贼，以何法获之？弟欲托老尚先到彰德府去打听一番。”人表道：“恐事未发而机露，反为不美。弟有一法，莫若到任之后，即行按察司，转行各府州县，凡巡历一府，必须备造户口丁册申送。不论土著流寓俱要注明生业，若此则其人之有无，可以得之矣。”倬然称善。却好此处就有长接的到了，各役叩见，送上到任须知事宜，摆到执事，威风凛凛，再行两日，将抵省下。各属知道，按院就是参劾刘太监的金翰林，谁不小心远迎！参谒之时，只不见符通判。询之知府，知府禀称：近奉抚院题参，现在候勘。接入城中，坐了按院。次日坐堂，司道府州县文武各官，参见已毕。只见堂下跪着一个青衣小帽的，手执禀折，倬然举目看去，却是符秋云。暗忖：他又不知是我，为何来见？原来符秋云原不知是倬然，只知按院是江南镇江府人，认了同乡，故来禀见的。但听他口里禀道：“犯官历任未久，洁己自矢，不想抚宪严章入告，现在听勘。可怜异乡羁旅，亲老家贫，仗乞大老爷俯念桑梓，恩赐慈悯。”说罢，低头俯伏。倬然道：“闻你在莘县，极畏功令，似有清廉耿介之风，为何到此即挂弹章？”符秋云听得按院声音甚熟，即抬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！暗想：“这按院与钟倬然无异！”再仔细一认，一些不差。因想起当年拒他之事，汗流浹背，遂叩头道：“犯官自知罪重如山！”倬然道：“若论做官，自然该不留情面，但要言行相符，不可言与行违。今日承贵厅念及乡情，屈尊赐顾，本拟周全。但本院颇有贵厅之风，深畏功令，不敢以下车之始，曲庇一同乡之人。请回另日领教罢！”符清不敢再陈一字，连连叩首而退。回寓细想：倬然数年不见，何一贵至此！听他的话，分明是我当初拒他之言，今日提来奚落我，是他无疑了。但为何又姓了金？一定是改姓了。他既现任在此，倘心怀旧恨，可不是火上添油，冤家路窄！想当初轻薄，悔之晚矣。想一会了，叹口气道：“这对头遇得不好，不如死的干净！”是夜二更时分，瞒了众家人，一条汗巾做了梁上之鬼。亏他家眷已打发回去了，止有几个家人，在天明报了官。倬然闻知，明知他畏惧而死，反过意不得。虽他轻薄不情，然罪不至于死；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实由吾而死。转可怜他起来。遂叫他家人来，赠银百两，以备衣棺。即令扶柩还

乡，不提。

倬然即发牌起马，出巡彰德府。下马后，放告考察已毕。该府申送户口丁册，倬然在后堂与人表遂一一查阅。看至安阳县朱家集，果有沈君章名目，下注流寓，系山东人，开饭店生理。人表道：“这是他了。”倬然道：“既有其人，拿来弟自认得他。”即内发钉封羽檄，仰该县密拿，连家属一并解院。差人赍文至安阳县去讫。数日之间，即解到了。倬然遂坐堂，叫沈君章上去，令他抬头一看，果然是他！沈君章倒不认得了，况按院姓金，那里理会。倬然认得真切，不觉勃然怒骂道：“贼奴才！你当初在山东兖州府，打劫了富按院的印，累他家破人离，你死有余辜，可从实招来！”沈君章听得，暗想十来年的事，并无人首发，怎霹空发觉起来？先吓得没了一半魂儿。只得应道：“小的从不知道什么打劫富按院的事。”倬然道：“贼奴才！此事本院悉知，你还敢强辩么？”吩咐夹起来。两边皂隶动手便夹，一连两夹，只得招道：“是他家人刁仁纠合小的去打劫他。”又问：“打劫的资囊并印怎么样了？”沈君章道：“印在小的家里埋着，劫的银子当时刁仁分了一半，小的们八个人共分了一半。”又问那八人姓名，沈君章一一供明。又说：“众人俱已走散，独有爬山虎、陈六哥、弄杀鬼、张燮石，现住在兖州府城外。”又问：“刁仁安在？”供道：“当时分了银子，不知去向。”倬然骂道：“狡口贼奴，刁仁同你住在高唐开饭店，彼时有富按院的女婿下在你店，刁仁同你设计谋害他，后来刁仁死于故城县监，你就占了他妻子，将他女儿卖入娼家，又将富公子卖之远方，还说他不知去向！你抬头认认本院是何人？”当下沈君章听得按院的话，竟像他在家出入的，一些不差，遂放胆抬头一看，方认得就是钟秀才。但不知他何由知道这些情由，便忙忙叩头道：“小的该死，不敢辩了。”又问：“富公子卖在何方？刁仁妻子在那里？”供道：“邢氏与小的外甥盛二通奸，小的拿住，同奸夫杀死，报明安阳县的。富公子是徐州一个姓史的，过继做儿子去了。”又问：“姓史的叫甚名字？”供道：“当初小的不曾问明，其实不知。”倬然问得明白了，即撒下八枝签，重责四十板，画供状收禁。即差本府经历管押其妻汤氏、其子长儿，往安阳取印。经历带至安阳君章家里，起了印，房子物件取了，该县收管，回来缴院。倬然收了印，将他妻子发原差带起，忙移咨山东抚院，缉拿余党。

评：

邢氏之死奸，出之沈君章之口，撒手之法也叙得极妥，不然既以其女为妾矣。倘其母在，将置之何地耶。

第十八回聚骨肉衣锦还乡

诗曰：

十年聚散一征鸿，谁解浮生是梦中！
到处河山容感口，可知天地任飘蓬。
功名富贵原如口，身世恩仇总是空！
我欲拓开胞底事，喜栽篱菊寄墙东。

话说倬然移咨山东抚院，缉拿余党。山东抚院接了来咨，即行按察司转行该府，密拿审究。知府只得陈六、张燮石，刑讯时，一一供招，监候，详报抚院。抚院咨覆河南，当时失事在于山东。倬然成招，会同山东具题，并将所获原印一颗缴部。不一日，部文转着将盗犯各于所获地方梟示，两下里正法讫。盗妇家产，官卖抵赃，倬然了却此案。遂巡历各府，任满进京复命，仍到屈家住下。小凤接见了，各道所怀。倬然将前事细述一番。小凤听说其母遭杀，虽怨他不正经，然终属母女之情，未免悲伤了一会。是夜两人正所谓新婚不如远归，欢爱之状，迥出寻常。倬然因想念小姐并富公夫妇，急欲赴京具疏，救他回来。住得一两日，忙忙收拾起程。人表不欲赴京，倬然赠以千金，又厚赠了屈渊，带了家眷，作别起身。

不则一日到京，仍住旧宅。复命后，即恳恳切切将丈人为刁仁贼奴构劫，并自己改姓之故，特恳圣恩，念失印已获，恩赐赦宥，使余生得还故土等情，具疏陈请。本上了，圣旨批下，不唯赦还富御史，且以十年积盗，乃能缉获，才识可嘉，特优升都察院佥都御史，准复原姓，倬然喜之不胜。此时，已有赦旨至陕西，这里倬然又备细写了家书，即托尚义同了张成迎接上去。两月间，富公一家都到京中，幸而虽在戍所，俱平安无恙。相见之时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总之一部廿一史，无处说起。况其间委曲，家书上已悉大概。倬然止将刁奴的心迹、作为，细道其详。富公道：“我一时不明，误用贼奴，轻信谗言，几至丧身。又累贤婿经历许多风波患难，皆出贼奴之计。今日见了贤婿，使我无缝可入。且今日若非贤婿之力，老骨头定化边土。”倬然道：“只是小舅没有踪迹，小婿尚在抱歉。”富公听了，欢喜之中，又增愁闷，说道：“当初我到戍之后，即着人到家问富方，叫他访鹤仙暨贤婿消息，不想回来说俱没有消耗！以后便没有人来了。”倬然又与小姐另叙衷情，说道：“当初为一愤之气，浪迹天涯，使贤妻抱数年幽恨，下官之罪实深。且闻贤妻一番贞烈，下官感激之私，时勒心铭！”此时小姐反觉无言可说，惟有几点清泪。倬然唤过小凤姐来，一一拜见，并说明他的来踪。又道：“若非此女说知，终无获盗之日。”小姐此时并无醋意，反感激他。这一晚，倬然与小姐十年离别，那一宵的怜惜欢娱，说一回，哭一回，笑一回，只恨天工早明了几刻。次日即有富公的老朋友，尚在京做官的，纷纷来拜，不必尽述。

忽然一日，倬然在内，正与富公叙论前事，家人来报道：“有新进士姓史

的来拜，不知老爷可会否？”倬然看名帖，写着眷晚生史廷伟，原来廷伟前科不中，直至今科中了殿试二甲。倬然吩咐请会，遂出来接见。可笑郎舅两个，当面不识。倬然见他少年标致，那面孔与富小阻宛然，暗暗称奇。礼毕，倬然问他籍贯，答道：“江南徐州。”倬然暗想：“沈君章说小舅鹤仙，是徐州姓史的过继去，此人却姓史，也是徐州，欲要问他，只不知那姓史的名号，从哪里问起。”正在踌躇，只见廷伟问道：“请问老先生贵乡，江南那一府？”倬然道：“镇江府。”又问：“那一县？”答道：“丹徒县。”廷伟沉吟了一会，问道：“丹徒有一朋友，姓钟，号倬然，可是老先生贵族否？”倬然虽复了姓，名号原不改，所以廷伟不知。长班开了拜谒的单，只说都察院钟，那知就是姊夫。当下倬然暗自诧异道：“他为何问起我来？”遂答道：“是敝族，年翁认得他么？”廷伟听说同族，巴不能问个详细。答道：“是家姊丈。老先生既系贵族，必知他目下行藏。”倬然愕然道：“学生知倬然，乃富氏之婿，为何与年翁又是郎舅？”廷伟少年书生，虽在京中，却足不出户，亦未与人往来还。为此富公奉赦之事，尚未知道，所以不敢实告。只得答道：“是表的。”倬然道：“富公从无史姓中之表亲。”此时心下大疑，急急的又问道：“年翁贵庚？”答道：“十八。”倬然屈指一算，却好与鹤仙同岁。又问道：“年翁的史姓，是本姓，还是继姓？”廷伟只得答道：“继姓。”又问：“是从幼继与大翁的么？”答道：“是从幼继的。”倬然心下已有七八分猜定，是舅子了。便直问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年翁的本姓可是富，尊讳可是鹤仙否？”廷伟只得应道：“是，是，是。老先生何以知之？”倬然便起身扯住他说道：“我便是钟倬然，你是我的内弟了。”遂将本身始末，并巡按河南拿住沈君章，方知道继徐州的话说明。廷伟方知就是姊夫，不觉潸然洒泪道：“可谓千载奇逢了。”倬然道：“岳父已蒙赦宥，并令堂令姊（均）在此，可进去拜见。”遂领到里面，相见之时，两下一些认不出，唯有哭而已。哭完了，富公夫妇仔细把儿子一看，又不免一番大喜。然各诉十余年之事。廷伟备述史世无过继之由，亏他培植成名，又以女许配之话说明。富公道：“他我同年，乃意气肝胆之人，幸而得他收养，使我今日骨肉重逢。”当下廷伟见了小凤姐，念他当时看顾之情，亦称谢了。即令家人往寓中，将行李搬了过来，一家完聚，好不快乐。此时富公见儿子成名，反想着其母金姑起来，未免有睹物伤情之感。廷伟在部观政后，即与倬然计议，要上个给假归娶的本，好同父母回乡去。倬然道：“甚好，我亦无意功名，自从岳父到京之后，即欲告病回去，今事不宜迟。”两人不日同具疏，朝廷准了廷伟归娶，不准倬然的。只得疼陈再奏，方准了。遂急急收拾起身，在张家湾雇了两号座船，由水路往南，一路有勘合应付，到了临青，船头上去了纤夫拉纤，倬然坐在官舱。开了窗看这些

人拉纤。只见内中一个纤夫，衣服破裂、前后俱遮不来，像个有病的模样，止有他走不动，赶纤的拿棒打他，他却回过头来，竟像逃走的庆儿。遂定睛细看，果然是他，即叫张成去唤他来。张成就去唤他，庆儿认做拿他去打，哀告道：“不消打，待小的快走便了。”张成道：“不打你，老爷要问你话。”他方才随了到船上，来见倬然，认得是旧主人。便叩头道：“小的该死！”倬然道：“我道你得了好处，原来也只是如此，你一向在那里受用？”庆儿道：“当初小的一念之失，原欲回乡，不想到了临青，遇着歹人，行李盘缠尽失、流落在此，叫化度日。今日是家人雇小的来应差的，求老爷发天地之心，收小的去罢。”倬然冷笑道：“丧良心的奴才，见主人贫则遁去，富则求归，虽是你小人本色，亦觉天理难容。若论别人，今日断不留你。我却与别人见识不同，我最喜雪中送炭，今日见你做了叫化奴才，发一片恻隐之心，留你这势利奴才在此，与势利人做个榜样。”叫张成取两件旧衣与他换了，就随在船上。庆儿不知主人的话好与歹，只听见肯留了，便叩上几个头，又向富公夫妇、小姐、廷伟都一一叩了头，住在船上。隔不得一会，慢慢儿又放出大叔的脸来了，摇头摆尾，喝李呼张，这也是轻狂小人，偶然发迹，遂忘了本来面目。一任妄自尊大，比比而是，不足议论的。行够多日，已抵徐州，泊定了船。廷伟令家人上去报知，世无亲自出来接上去。因是至戚了，阖门眷属、俱接上去，一一相见。礼毕，廷伟另拜见世无夫妇。富公与世无先道生平，然后致谢道：“小儿若非年兄抚养成人，必至落魄他乡。又蒙不弃，以东床相许，此莫大之恩，何以图报！”世无道：“偶然之遇，而令郎成名，实亲翁盛德之报，弟何与焉！但亲翁遭此意外之祸，得令坦之力，邀恩旋里、机缘凑合、离而复合。今日父子、翁婿、朋友欢会一堂，此真奇奇怪怪之事，使后日又添一段佳话也！”说完，又与倬然叙了一番宾主的寒温，慢慢的又各罄委曲。富老夫人、小姐，自在内边与史夫人辈叙礼交谈，不能尽述。是日大开筵席，内外举烛。次日，亲友纷纷来拜贺廷伟的，络绎不绝。世无即与富公计议，与廷伟成亲。就择了次日，富公补上聘仪，世无坚执不收。届期云姐装束齐整，自不必说。新郎少年进士，白面乌纱，果是风流。拜了天地，富公夫妇与世无夫妇，谦逊受礼。世无道：“年兄是本生父母，弟是过继父母，又系翁婿，断不敢僭。”富公再四辞不脱，只得先受了礼，次及世无夫妇，然后倬然夫妇。见礼毕，迎入洞房，外面管待亲戚，酒阑客散，两个新人方叙旧情。解衣宽事的故套，同平日相熟的。云姐也不十分做作，罗帏之中，不过道些久别的情况，无细说。交媾之际，新郎一番怜香惜玉，新妇一种畏怯娇羞，俱所不免。有诗为证：

花也新兮烛也新，相看还是旧时人。

三年顾盼心何限，万缕幽情此际伸。

富老夫人见媳妇德容俱备，欢喜异常。三朝之后，富公思乡念切，即要辞归。世无即令廷伟夫妇随去，富公道：“小儿已属亲翁螟蛉，自然相晨昏，岂有随弟去之理。况一旦令爱分离，情所难言。且弟尚有小女小婿，足娱晚景。”立意不要廷伟去，世无必要他去，其如两位史夫人，亦不忍令女儿去。再四商议不定，世无道：“弟倒有一说，亲翁止此一子，欲留理实不可，弟亦止此一女，欲去山妻辈未免又不舍，此固难以两全者。弟总之以婿为子，意欲老夫妇、同小女夫妇，至贵处卜居附近，彼此相依，庶为两得其情。”富公道：“此论诚善，只恐亲翁舍世业而远去，终有介意。”世无道：“些须薄产，自有舍侄辈管理，不足挂碍。既小女于归，弟一生之事毕矣。正好藉此余年，为山水中人，以图半生之乐。”主意已定，即忙收拾，遂检点家产，尽交嫡侄史再鱼，阖家同富公起程。不多几日，已抵丹徒。富公欢道：“不履此地十载余矣！”到家中，但见被离荒草，蜘蛛空庭，家人辈唯有富方尚在，其余不存一人。府县官俱来拜谒，当时的亲戚又来趋跽，富老夫人想起当年起解的光景，看破人情，嘱富公、倬然淡淡的回了他。亲戚中，唯倬然的母舅宋武城。金姑之父王玉楼年迈，廷伟养老在身边，受用余年。倬然感尚义之德，因他不愿还乡，就与他娶了妻子，置些房产，安享一生，后来成了家，儿子进了学，也是他好善之报。世无要置房另居，富公不许，将自己房子让一半与他，同廷伟住，自与倬然住一半。两亲家每日只是游山玩水，载酒囊琴，逍遥取乐。

过了一年，（倬然）却好特升了都察院大堂，钦召进京，不敢耽搁。廷伟也要进京候选，郎舅二人，拜辞了父母、丈人，止带了几个家人，收拾赴京。由旱路走到枣强县，与人表父子、并屈渊相会。屈渊之父已死，居丧在家，倬然厚赠了他，意欲同人表进京，扶持他功名。人表不愿，后来两个儿子，仗倬然之力，都进了学。吕襄力也发了乡科，做了两任知县。吕匡力出了贡，做了一任通判，重兴家业。倬然之报友可为不薄，这些皆是后话，不必絮烦。郎舅二人住了数日，作别起身。到京之日，倬然自去谢恩到任，廷伟即投供谒选，选了湖广荆州推官，别了姊夫，自去上任。倬然由都察院历任尚书，致仕回家，廷伟任满，行取进京考选兵科给事，亦做到察院。倬然大夫人生一子、一女，小凤生两子。廷伟生二子，后来自己复了姓。以次子继了世无之后，世无不回徐州，竟在女婿身边养老了。钟、富两家子孙，俱科甲绵绵，累代不绝，至今江南人尚传其事云。

评：

集中叙钟、富二生处，不称之为风流才子；言史富二女处，亦不指之为才貌佳人，便脱却小说窠臼病。

又评：

或嫌王守仁，自谪考场后，更不叙及，未免为疏漏之病。殊不知王公乃此集之过文耳！当倬然俱疏申救一段，便了却一番知遇公案矣，若再提，如何救他回来，如何会合，反觉蛇足之添，更莫若留此有余不足之地何！

又评：

灭获坏事，亘古为然。富〔公〕明理长著，尚受其惑，而况不如富公者乎！有奴仆者，当置册于案头，三复观之。